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魔法师日志


eBOOK
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

魔法师日志

陈焕昭

第一篇

夏季

第叁个月圆之夜伙伴们正在激烈战斗後的休息之中，看来，这个晚上要靠我一个人守夜了。月圆的时候，魔法的悸动特别强烈。我想，这个拥有神秘力量的魔森林，冥冥之中和我血液深处有种某种程度的呼应，尤其在月圆魔法感应最强的时候。

自从和 黑龙王的最终决战之後，好像没有这麼血脉沸腾过了。我伸伸懒腰，对着将熄的火堆施了个最基本的魔法，火焰一下子就又兴盛起来，映照着伙伴疲累而甜美的睡姿。一只猫头鹰飞过，远处似乎有怪物出动的异动。我举起双手，回应记忆中深处的一个咒文，让防卫魔法阵的光芒纷纷落在营地的四周；这样一来，即使我过於沈迷於回忆中，也不至於让怪物打扰了伙伴的休息。

我不认为，这森林中有任何的怪物能靠近这个魔法阵。而在伙伴醒来之前，它就会自然而然地和晨间第一道曙光结合成魔森林的一部分，消失在晨间的雾霭之中。事实上，我从未在伙伴面前展现过这类大咒文，也不认为，他们能看出我真正的实力。

会和这群伙伴一起前往哈柏港，应该是因为艾蜜的关系。她是在肯贝斯城的酒吧勾搭上我，用一杯上好艾尔酒就把我骗上这趟旅程。说老实话，我还有点心甘情愿被骗，她让我想起凯萨琳。当她在酒吧中走向我的时候，有一瞬间，我误以为又回到叁十年前的光；每次战斗完的庆功，凯萨琳总会企图用艾尔酒灌醉我，然後自己偷偷施解酒魔法来跟我拼酒。拼不过，就拉其他伙伴一起下海，大家每次都会闹到酒吧老板提早关店。

当年那批伙伴，在打完 黑龙王之後死的死，散的散，早就成为吟唱诗人歌曲中的传奇了。只有我，还隐身成默默流浪的弱小魔法师，偶而加入一些队伍，赚点 兵钱，而帮小村子解决微不足道的小怪物。跟着这群年轻人闯荡，让我又回忆起一些年轻时的雄心壮志。

回忆着这些陈年往事，我不禁往熟睡的伙伴们看去。年轻，是他们的最大本钱。隆是个还算不错的剑士，艾蜜是个擅长治疗的女牧师，而比尔则是个手脚伶俐的盗贼。他们的本事，以年纪和历练来说算是不错的；隆的剑术虽然只能对付些不难缠的怪物，遇个鹫狮就要陷入苦战，但是他却总挡在队伍的最前头，用庞大厚实的身躯承受敌人的每次攻击；比尔则老是玩些奇怪的招术，不时放冷箭给敌人意想不到的威胁；艾蜜则拥有一票子不算太实用、却花样很多的小魔法，每次攻击效果不突出，笑果倒还不错，她只有治疗系的魔法比较有实效。而我，就专心扮演我的小魔法师角色，在危急时放放魔法飞弹类的小法术，注意不要让他们真的受到重创。其实若要玩真的，至今遇过的敌人只要我伸伸小指，都只有在魔法的灰烬中淹没。

隆忽然翻了个身，似乎是压疼了伤口。他本来说要替我守下半夜的，但是我想，还是不要叫醒他，让他好好休息回复体力吧！想到今天战斗之激烈，我拿出我的魔法书，找到一个很少用的加强魔法，加速魔法阵中的复原速度。这样，他们明天醒来时，应该又会觉得像全新的一样。这是我能在不露出自

己实力的情况下，能为他们做的少数魔法之一。

黎明将在两个时辰後到来。森林中的精灵已经在四周忙着准备晨间的露珠，而我也重新将自己的魔法力封印起来。这个封印魔法是凯萨琳教我的，可以把自己真实的能力隐藏起来，原本的用途，是在战斗前期减低敌人的警觉，并且保留自己的实力。如果没有这个魔法，随便一个牧师都能察觉我体内蕴藏的强大魔法力。

我阖上我的魔法日志，将之收藏到长袍的魔法口袋中。默默坐着等待天明，也是种难得的享受。他们这趟路，从大陆东边的坚石堡，一路穿越高山和森林，只为了到哈柏港，再找船航海到迷雾之鸟，找寻「传说中的剑客」迈西斯

，希望能成为他的传人。迈西斯这家伙，什麼时候玩这套，徵求传人？

何况迷雾之鸟，我早就熟到可以用瞬间移动咒文来去自如了。但是，我还是陪着他们穿越大陆，在他们原来的魔法师阵亡之後。

只因为，我喜欢冒险。

魔森林的精灵

月圆之後的黎明，森林中的精灵一向特别活跃。在这个营地旁的精灵，甚至在阳光照耀之下，还没有躲回茂盛森林的庇荫之下。

这也难怪，我在日出後将魔法阵的法力全奉献给了它们，也难免它们会赖在我身不肯远离。

像这样对自然精灵的奉献，是冒险者必备的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得到各种自然精灵的协助，能对冒险过程有着不可言喻的助力；就拿魔森林的精灵来说，从它们晨间的舞蹈之中，我已经知道，未来参天的路程，将是个晴朗没有险阻的平静。但是，叁天後将有场暴风，一场剧烈的夏季风暴。即使像我这样的魔法师，也不愿意没有防备地就面对这种夏季风暴。我感谢精灵们的提醒，并且接受它们的建议，在叁天内赶路到侏儒洞窟寻求遮蔽。精灵也答应我，先帮我跟侏儒们打声招呼。

「你，整夜都没睡啊？」艾蜜揉揉蒙胧的双眼，打断我和精灵的心灵交谈。

「怎麼？休息够了吧？我煮了点食物，吃点吧。」我指着火上的炉子，招呼她来享用。「先吃，我叫他们俩个起床。」

「让他们多睡点吧？」艾蜜披上牧师服，接过我手上的汤勺，不客气地舀起炉中的食物。「昨天的战斗太暴力了，他们的伤应该没有这麼快复原，即使在我强力回复魔法的照料下。」

「可是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。」我对她的建议只是笑了笑，还是去摇醒隆和比尔。

「我们要在叁天内赶到侏儒洞窟。这叁天，恐怕休息的时间都不能多，毕竟这是段不算短的路程。」

「为什麼要把五天的路程在叁天内赶完？」

听见我们最後对话的比尔，还窝着睡袋里就发问了起来。「喔，我醒了一会了。艾蜜，舀碗汤给我，这是什麼？香味这麼浓。」

「馋鬼。」艾蜜边摇头，边装出恶心想吐的表情吓比尔：「天哪！你又用蜥蜴尾巴煮汤？安布劳希，你们魔法师难道不能用正常一点的食物来烹调吗？」

「想骗我？」比尔发挥他盗贼的迅速，一下子就从艾蜜手上抢过勺子，

狼吞虎 起来。「我知道小安是个美食主义者，他也许会用蜥蜴尾巴配魔法，但是吃的只有比我更讲究，不会有古怪的。你说对吧，小安？」

「嘿！留一点给隆。」我看到他的吃相，不禁笑了起来。连忙又抢过汤勺，帮隆留了满满一大碗，以免在他避免碰痛伤口的慢慢起床动作中，早餐就给其他人瓜分光了。

「隆，快点，不要老是吃不到早餐，我可没有那么多蜥蜴尾巴再煮一锅。」

「谢谢。」隆双手接过我为他留的汤，一边抱歉：「对不起，昨晚本来说要守卫下半夜的，结果竟然睡死了没爬起来。你怎麽也没叫我？」

「我看你比我需要休息，而我还好，就乾脆守到天亮了。」我挥挥手，要他不要在意，「养点体力很重要，未来叁天有路要赶。我刚刚跟艾蜜说过了，叁天内我们必须赶到侏儒洞窟。」

「为什麽要这麽赶？」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问了出来。

「叁天後有米达蓝西亚。」我简单地回答。

「那个大陆内陆的夏季风暴？」艾蜜的脸色一下白了起来，她站了起来，用讶异而微带颤抖的语气说：「不会吧？米达蓝西亚不是只发生在空旷平原区，魔森林怎麽可能...？」

「所以我说要赶路。」我指指四周他们看不到的森林精灵，说：「我有预感，如果没能及时赶到侏儒洞窟躲这场风暴，我们将会很惨。空旷地方的米达蓝西亚固然可怕，但是在森林地带的，才真正会带来完全没有办法预料的破坏。上次的森林米达蓝西亚，把塔尔森林弄成什麽样子，你们应该也听说过吧？虽然这种风暴并不多见，几年才一次。」

「你怎麽知道正好是叁天後有？」比尔还有点不甘心，年轻气盛地想跟我反驳。隆瞪了他一眼，比尔收回他想说的话，默默吃着碗中最後的一点食物。

每次我总怀疑，隆是用什麽方法让比尔这麽服服贴贴地服从。

「那我们该出发了。」隆一口吃完他的早餐，穿上盔甲，准备上路了。

「嗯。」我开始收拾餐具，把家伙全放进魔法背袋之中。艾蜜默默地也开始收拾营地，只剩比尔还在跟他那碗过多的早餐奋斗。

「快点啦！比尔，否则下次饿你肚子。」艾蜜恶狠狠地吓着比尔。

「好啦好啦，吃完了。」比尔一口灌完碗内的食物，还用手挑起剩下的一点残渣，「这是什麽啊？蛮好吃的，下次多放点。」说完，还一口放进口中满足地嚼着。

「艾蜜不是已经告诉你，蜥蜴尾巴啊！」光看着比尔的脸色忽然转绿，忙着吐出刚刚吃的东西，这个早晨的烹饪工作就值回票价了。我们叁个，就站在

灿烂阳光下，看着比尔又叫又吐，然後想骂我，又不敢骂，乖乖背起他的行李，虚弱地走在队伍最後面。

侏儒洞窟

在风雨肆虐到极致之前，我们一行人及时赶到了侏儒洞窟。

米达蓝西亚比预期的晚了大概一个时辰来临，这该算是我们的运气吧！即使有了森林精灵的协助，这趟路依然赶得很辛苦。在离侏儒洞窟大概还有一里路的时候，米达蓝西亚就疯狂地降临。要不是以前已经来过，要我在那样的风雨之中找到正确的方向，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。我很庆幸我们做到了。

在浑身 透之後，只希望能有堆温暖的火，和一锅热腾腾的食物，这实在是最佳的享受。

而这一切，侏儒都帮我们准备好了。在我们还在风雨中寻找正确的洞窟入口时，侏儒主动移开洞口遮蔽风雨的大石，引导我们进入温暖乾燥的洞窟之中；在里面的，是侏儒对朋友最丰盛的招待。隆他们叁个人看得目瞪口呆，不敢相信一向与人类没有太多往来的侏儒，竟然会为陌生的人类旅行者，摆出这样的盛宴。

只有我知道，这些都是为了我。

一位年老的侏儒用他们的语言向我们致意，我礼貌地回复我们的感激。从隆、艾蜜或是比尔的表情，我很清楚地知道他们不懂侏儒语；这也表示，他们听不出侏儒长老称呼我的代名词，一个侏儒语中很少用到的称谓，只用来称呼传说中的神、或是对整个侏儒族有过极大贡献的传奇人物。

「你懂侏儒语啊？它说了些什麼？」艾蜜拉拉我的衣角，小声地问。

「他，更正一下你的称呼，」我抖抖 透的斗篷，在火边找了个位子坐下，「他欢迎我们的光临，并且邀请我们分享他们的食物。大家都坐下来吧，烤烤火，吃点东西。」我招呼其他犹疑地站着的伙伴，要他们放心地接受侏儒的款待。我并不打算让他们知道我过去和侏儒族的关系，但也不想说谎。避重就轻，也许是个好方法。

我坐了下来，映着火光喝了碗热腾腾的粥。侏儒们也围坐在火堆旁，用着好奇又带有崇敬的眼神看着我。火很旺，但侏儒一向在洞穴中生火的独特方式，却让它一点烟也没有。侏儒本身是不需要火光，就能在黑暗中看到东西，他们对于这类错综复杂地下通道，也有着与生俱来的方向感。侏儒洞窟，就是魔森林中最大的通道入口，也是大陆中心最大的金属矿坑。多年来，曾有不少贪婪的人类企图闯进侏儒的地底世界，抢夺各式各样的矿产，但是都没有成功，只是徒然增加人类与侏儒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已。

我相信森林精灵一定是把我的真实身分，一并通知了侏儒们，所以他们才会排出这麼隆重的排场。如果我没认错，刚刚欢迎我的侏儒长老，应该就是侏儒族的七大长老之一。叁十年前，当我和凯萨琳寻求他们帮助时，曾有过一面之缘。那时正是 黑龙王在大陆上肆虐的时候，它的爪牙突破了侏儒的防线，侵入整个大陆心脏的生命之石室。生命之石，是维持整个侏儒世界生物、矿产、及一切生机的重要源头，也对整个大陆的秩序，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力。我和凯萨琳为了防堵 黑龙王的势力扩张，与侏儒联手，在生命之石室展开了一场浴血决战。在死伤惨重的战斗之後，我应侏儒的请求，施了个强大封印咒文，把通往生命之石的通道，结结实实地封住，任何生物要以任何形式通过，都得付出他们的生命，作为生命之石的能量来源。

那时，该算是大陆上各个种族相处最融洽的时候吧。当有一致的敌人黑龙王时，大家可以捐弃成见，一起贡献所有的资源，团结所有的力量，只为了一个自由安全的生存环境。但是现在呢？叁十年没有大战争，小战争却是不断，人类与侏儒之间、人类与人类之间、人类和其他种族之间...这也是我不肯安顿下来的原因之一，因为我不愿成为这种无谓战争的另一个帮凶。

「他们为什麼要这样招待我们啊？」艾蜜回复一点温暖之後，打断我的回忆，问：「我从没听说过侏儒有这麼友善过。」

「这...」我一时语塞，不知该找什麼理由搪塞过去。

「对啊对啊，为什麼啊？」比尔也加入质问的行列。我看到隆眼中也有

同样的疑问，只是没有付诸言语而已。我乾咳了一声，正在思考怎麼回答时，忽然一阵风袭来。洞口遮蔽风雨的大石，被几个陌生的人类身影推开。

「啊！原来里面已经有这麼丰盛温暖的食物了！」进来的几个人，显然不是很清楚冒险应有的礼貌，还滴着满身水就冲进来，抢着食物吃。侏儒很明显地不高兴，但是因为我在场的原因，并没有兵戎相对。侏儒长老用严厉的口气，一边斥责了他们的无礼，却依然慷慨地招待米达蓝西亚的避难者。这些人明显地也不懂侏儒语，完全无视於侏儒不快的反应。

「嘿！你们有没有一点礼貌？」隆忍不住就站起来斥责他们，「这里是侏儒的地方，你们进来没有任何一点表示，就大摇大摆地享用他们的食物。这算什麼？」

「怎麼样？對於这堆野蛮人也要讲礼貌？」

一个把头埋进锅中不客气地大吃家伙，凶狠狠地抬起头来，「你算什麼东西，敢管老子的事？趁我现在心情好，不想跟你计较，给我滚远一点。」

「你...」隆激动地差点拔出剑来，我及时制止了他。衡量一下对方的武装，我知道打起来会是场硬仗。在侏儒的地盘上，要战要和，也应该由他们自己决定。「算了，我们走吧。就把这个地方留给这群恶棍吧。」我点点头示意，隆也发现侏儒不知什麼時候全部走得一乾二净，只剩长老在一条甬道的入口，默默等着我们跟随。我们四个人稍稍收拾了行李，就跟着侏儒走进更深的洞窟之中，把这里留给那群无礼的入侵者。

黑暗中的战斗

「小安，小安，」比尔轻摇熟睡的我，「我好像听到有打斗的声音。」

「怎麼了？」我揉揉依然想睡的双眼，一边披上斗篷，「战斗？从哪个方向来的？」

「洞窟深处，但是离这边好像不远。」显然比尔的盗贼本能比其他人更能察觉周遭的异动，「我们要不要去看看？」

「好。」我站起身来，「武器准备好，可能会有点麻烦。」比尔点点头，将匕首握在手中。

「你们两个在干什麼啊？」我们动作的声音显然惊动了隆和艾蜜，艾蜜用充满睡意的声音抱怨着。

「有点不对劲。我和比尔先过去看看，你们也装备好武器，隨後就来。」我施了一个小小的照明咒文，让黑暗中视力没有那麼好的隆及艾蜜可以方便地着装，「可能会有战斗，先有点心理准备。」

「好。我们隨後赶到。」隆没有浪费时间，拉过他的盔甲就开始穿戴，「小心一点，尽可能等我们到再动手。」

「嗯。」我没有多废话，跟着比尔穿越一片漆黑的甬道，往金属敲击声的来源奔去。在绕过几条叉路之後，比尔准确地带我到战斗发生的地方，一个很大的洞穴。有人在这个洞穴中生了堆火，火光照着四周含矿很高的岩石，光影和金属反光的色泽照得这里有点梦幻般的感觉。我定神一看，在正中间的，显然就是昨晚稍後闯进侏儒洞窟的那夥人，正在和几个侏儒战斗着。而从侏儒的衣着凌乱，和入侵者的万全准备，明显知道，这是个趁侏儒不备的预谋行动。

「你们在干什麼！」比尔在我还在判断情势的时候，就大吼了起来。侏儒听到他的声音，原本吃了一惊，以为敌人的数目又增加了，但在看到我後，脸上明显露地兴奋的表情。入侵者已经占上风，侏儒们身上的皮甲也从划口

处滴血。

「少管闲事！」稍早那个恶狠狠抢食物的入侵者，往我们这边放过话来。比尔一听到就想冲过去加入战团，我连忙拉住他。

「你不是他们对手。你下去，也只是增加侏儒的负担而已。」在摇曳光影下，我已经看出入侵者的攻击力很强，加上又是有备而来，所以即使善战的侏儒们，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也只有采取守势。我示意比尔跟我绕到侏儒的後方，协助防守那条显然是入侵者目标的甬道。

「你们！」在和受伤而退出战局的侏儒交换情势的时候，我听到隆的声音。他一点都没有犹豫就加入侏儒的行列，而艾蜜看到我们後，往我们这边跑过来。战局因为隆的加入稍稍起了声化，但是入侵者的优势已经形成，恐怕还是只有撤退一途。从侏儒的口中，我知道入侵者的目标，是侏儒族的宝藏。对他们而言，这只是个打怪物拿宝藏的勇者行为，但是对侏儒来说，他们却是野蛮贪心的入侵者。

「撤退！」我衡量了一下情势，决定在受伤情况恶化到无法撤退之前，将伤者送到洞窟深处养伤。

我用侏儒语喊了一次，再用人类语言对隆喊了一次。「艾蜜、比尔，你们帮忙侏儒把伤者扶走，他们会告诉你要往哪里走。其他人边防守边撤退，我来殿後。」我指挥着众人撤退。我看到侏儒脸上露出不甘心的眼神，我笑了笑，要他们放心，我不会让入侵者再多往洞窟深处踏出一步的。侏儒们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有百分之百地相信我，这个传说中的魔法师。

「我陪你断後。」在侏儒都返到甬道之後，隆站到我身边，不肯走。「你一个人挡不住他们的，他们太强。我帮你，多挡一下也能为侏儒争取下一波防守的优势。」

「不用了。」我映着火光，看着隆年轻而充满英气的脸，温柔地说：「我一个人来就够了。你快去帮艾蜜他们帮侏儒疗伤，那边比较需要你。我，一个人就足够把这群入侵者解决掉了。」

「你...不可能吧？」隆以为我要他走而说大话来安慰他，「不要多说了。我不会走的。」

「你忘了什么了？」我看着他的眼，直直望进他的心灵深处，「你说过，要百分之百地相信伙伴，这才是冒险的真谛？」

「好！」隆眨了眨眼，下了一个很不容易下的决定，「我走。但是你要保证不可以受伤。挡不住，下一波再挡，不要在这里就赌上全部的力气。」

「我答应你。」我看着隆走远的身影，又回忆起年轻时的情景。我回头摆出防守的姿势，面对逐渐逼近的入侵者。

「你们演完戏了没有？」入侵者挑地说：「演完了就该让我们过了，我可以饶你一条命。身为人类却去帮侏儒打人类，实在是个奇耻大辱。你现在在改过自新还来得及，我们可以把你收编成队伍里的小魔法师。」

「你们太过分了。」我逐渐升高的语气开始显露了我的愤怒，「这个大陆上每个种族都应该尊重别的种族的生存权，你们不但闯进侏儒洞窟，不感谢他们提供遮蔽米达蓝西亚的地方，吃着他们的食物，还想夺取他们的宝藏。你们，已经不配当个冒险者。」

「讲完了吗？」入侵者一点都没有悔意，「我改变主意了，我不能让你活下去。连同其他叁个小鬼，我待会儿也会一一收拾。你，觉悟吧！」说完就举起武器，一步步向我逼近。

「该觉悟的是你们吧。」我举起双手，一阵旋风从我身边开始刮起。在忽明忽灭一阵子之後，火堆熄灭了。入侵者显然对黑暗有一点慌乱，脚步稍稍停了一下。

「你以为这样就想挡住我们？」黑暗中传来的挑 声，还是那麽地不知死活。

「不，这只是开始。」我在脑海中爆出一个古老的咒文，让魔法在我双手之间凝聚，「有没有点过黑暗魔法？其中最强的魔法之一，能让接受者一辈子都对黑暗产生无法抗拒的恐惧。我想，对於觊觎侏儒洞窟中宝藏的家伙，这应该是个很恰当的处罚。」

「惧黑咒文？」黑暗中传来的声音已经透出了慌乱，「那只是传说中的咒文吧？传说只有杀龙魔法师恩利斯才会施用，你怎麽...？不！不可能的...」

「那只能算你们倒楣了。」双手间的魔法已经和周围的黑暗融为一体，我喃喃念出最後一句咒语，让魔法的空气笼罩整个洞穴，「能承受传说的魔法，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。」

「不！」在凄厉的叫声之後，开始有慌乱的逃跑脚步声。我有点可怜他们的无谓挣扎，毕竟在这种黑暗魔法笼罩之下，即使能在黑暗中视物的侏儒也无法看见任何东西，更何况是人类？如果他们逃不出这个洞穴，不用多久就会自然死於对黑暗的恐惧之中。

即使侥幸逃了出去，下半辈子也无法再面对黑暗，因为即使最轻微的黑暗都会致命。

在脚步声、尖叫声、以及其他所有的声音都平息之後，我静静地收回这个魔法，往洞窟深处的伙伴方向走去。

泥泞的魔森林

在这麽多年的冒险生涯中，遇过最强的敌人，当然非 黑龙王莫属。但是最难缠的敌人，我一直认为，是人类。 黑龙王很强，但是和它的战斗就纯粹是力量、勇气与智慧的战争，纯粹就是光明正大的硬碰硬，一点侥幸也没有，也不必花心力在额外的零零杂杂上。但是对付人类，那些狡诈、背叛、贪婪...等等集合起来的邪恶，比 黑龙王的力量更难对付。

我总是在想，有一天打倒我的，一定是人类的狡诈。

在侏儒洞窟的战斗之後，我们只在洞窟中多停留一晚，等米达蓝西亚过去之後，就立刻上路了。侏儒们的损伤还算轻微，但是我还是依他们的请求，在侏儒洞窟入口设了个魔法阵，将这个洞窟封闭在魔法的防卫之下。将有一段时间，这个魔森林中的入口会无法进出，直到下一个有能力破解这个魔法阵的人出现。从侏儒伤痛的眼神中，我看出他们无法与人类和平相处的遗憾，以及悲哀的怜悯。我相信这个怜悯是针对人类的。很多人类都太傻，不能理解为什麽这个世界所有的种族，是应该合作互利共生的。

他们只知道，什麼方式对他们最有利，又有什麼方式可以从压榨其他种族上，得到最大的利益。

告别了侏儒後，我和伙伴们继续踏上旅程。夏季风暴後的魔森林，树木倾倒，满地泥泞。周围的精灵们忙着复原本来的环境，但是我想，短时间内魔森林是不可能恢复原貌的；也许，永远不可能恢复到从前那样。其实，不只是魔森林这样，经历这个事件的侏儒和伙伴们，也不可能再和从前一样了。

这发生的一切，多多少少都在我们的心灵上留下个烙印，改变我们的想法，以及我们生活的方式。

在魔森林的泥泞中行进，比想像中困难多了。我们默默地在残枝断干中攀上爬下地前进，我知道伙伴们有很多问题想要问我，但是我一直没有给他们机会。越靠近黄昏，也就越靠近休息扎营，我开始思量要怎麼回答他们将问的问题。我不知道这次可以避重就轻到什麼地步，但我依然不愿意说谎。总之，我不可能告诉他们所有的事实；还不到他们可以承受的时候。

当夜即将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在一块泥泞中的乾地扎营。比尔敏捷地在周围猎取一些晚餐的食物，隆捡拾着柴火，爱乾淨的艾蜜像往常一样包办了所有的整理营地工作，而我也进行拿手的烹调工作。

「我们有很多问题想问你，」艾蜜在丰盛的晚餐後第一个发难，「你，到底是什麼身份？」

「魔法师安布劳希。」我冷静地招架第一个问题，没有说谎，也不必说谎，只要不要自己回答问题以外的答案就好。「这个问题你在肯贝斯城的时候就问过了。」我俏皮地加了一句，企图化解一点凝重的气氛。

「我就说你不会问问题，我来嘛！」比尔不耐烦地抢过艾蜜的话头，转向我说：「应该要问这样：你怎麼会有这麼强的魔法力？这和我们当初以为，你只是个初级魔法师的印象完全不一样。」

「喔？我有很强的魔法力吗？」我仰头大笑，企图逃过这个质疑。但是当隆也开口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恐怕必须老老实实在地招架这个问题。

「你不用瞒我们了。」隆的声音维持他一向的稳重，缓慢而铿锵有力。「我们讨论过了，昨晚的敌人很强，强到集合在场所有侏儒的力量、加上我们叁个人的力量，也是不太可能挡得住的。而你只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，就杀了其中两个人，剩下的两个人显然也是在极度的恐惧下落荒而逃。这不是一般魔法师办得到的。事实上，我也没有遇过任何可以做得到的魔法师。」

「而且，你似乎是在同一时间解决掉这四个人的。」艾蜜接着隆的话头，继续陈述他们一致的结论，「我检查过死亡的敌人，他们的身上没有任何致命的伤口，即使有也是之前的战斗造成的轻微刀伤。他们身上没有任何我知道的魔法攻击痕迹，没有烧伤、电伤、或是任何的能源伤害。他们就是这样，没有原因地死了。我们想知道，能这样杀人的魔法师，到底是什麼样的魔法师？」

「你们真的那麽想知道吗？」我叹了口气，衡量我到底可以说多少，又继续隐瞒多少。

「是的。」这句话如果只是从艾蜜或比尔口中说出，我还可以应付。但是隆也提出这样的要求了。

我知道，就在今晚，过去几个星期的伙伴关系，划下了一个重要的分界，注定了旅程结束时，也是我们分手的时候。

我又叹了一口气，慢慢脱去斗篷，在营火的光辉下，解开施在我自己身上的封印，让魔法力重新流窜我的全身。身边的营火彷彿和我的法力起了共鸣，一下子窜高了起来，将魔森林的夜空照得火亮。很久没有全力释放所有的魔法力，因为即使不施任何的魔法，也能对周遭的环境、尤其是精灵之类的生物，带来极大的影响。像现在，魔森林的精灵就被惊醒，快速地在四周飞舞。

「这样，你们满意了吗？」我对有点目瞪口呆的伙伴们说，「」没错，我一开始并没有说实话，但我也从未说过我只是初级魔法师这类话。这才是我真正的实力，我以前一直压抑住，也只挑初级的魔法使用，才造成你们对

我的假印象。现在，你们认清我了。至於其他的，就当作我个人的一些秘密吧！

希望你们不要追问下去了。」

「这...」隆是第一个可以从震撼之中回复过来的人，也是唯一还能开口和我说话的人，「你...我一直没想到，我们竟然也会有机会，和这麼强的魔法师成为伙伴。我...我当初还想，如果到了迷雾之岛，也许也可以有机会看到传说中的魔法师恩利斯，你也许可以拜他为师。但是现在...这些想法好像是多馀的了...」

「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。」我披回斗篷，再度压抑住我的魔法力。「大概明天我们就可以走出魔森林，哈柏港也就不远处了。到了哈柏港，也就是我们分手的时候了。」

「这...你不必这样的。」隆有点结巴地说，「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冒险的、一起到迷雾之岛。我们之间的伙伴关系，和以前，是一模一样的...」

「不可能一样的。」我挥手减弱了营火的烈度，「在你们要我公开这些秘密之前，也许你们就该想到，秘密一旦成为秘密，一定有它的理由。想知道秘密，一定得付出某些代价。」

「睡吧。明天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。」我转过身去，不想面对他们一脸的错愕。我躺在艾蜜准备的床位上，依稀可以听见，他们整夜睡得并不安稳。

第二篇

哈柏港的黎明

有时候我常想，是不是在打倒黑龙王之後，我的生活从此失去了目标。

在那之後，除了最初的几年，我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待过一年，没有和同样的伙伴一起冒险超过半年，也没有认真用尽全力去做任何一件事情。在哈柏港郊外的丘陵上，俯瞰黎明中的哈柏港，我这麼想着。

赶路之後，我们比预期的还早半天到达哈柏港。当看到初起旭日下的哈柏港，伙伴们明显地觉得整夜的披星戴月有了代价。只是那晚在我和他们之间划下的阴影，减低了到达目的地的喜悦。因为到达目的地，也表示我们之间的分离。

「就到这里为止吧。」我静静地说，「很高兴和你们一起走过的这段旅程。你们是很好的伙伴，我会想念你们的。」

「等一下！」艾蜜激动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告别，「难道没有一点转圜的馀地吗？难道我们一定非得分离不可？我们可以...」

「我们可以一起到迷雾之岛啊！」比尔接替哽咽而无法继续的艾蜜，说完她本来想说的话。「我们保证不会再多问一句你的过去，你是超级魔法师，或是初级魔法师，对於我们来说，都是完全没有差别的。我们可以继续把你当成旗鼓相当的伙伴，一起冒险、一起继续我们的旅途...」

「别再说了。」我看着低头哭泣的艾蜜，凯萨琳的脸孔又浮现在我的眼前。在清晨的阳光之下，我开始无法分别她们两个人之间的差别。她们长得实在太相像了！连哭起来的样子，都是一模一样的。我毅然割舍自己过多的回忆，狠下心来拒绝。「再多说也没有用的。我已经下定了决心。也许以後我们还有机会相逢，再相逢时，也许我们还可以成为很好的伙伴。但是现在，该是分离的时候了。」

「小安，我很遗憾事情会走到这个地步。」隆隐藏了真正的心情，用着往常的沈稳语气说：「如困天下真的没有不散的宴席，那我也只能祝福你。」

再见吧，後会有期。」

「隆，你怎麼这麼说！」

比尔对着隆就吼了起来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比尔反驳隆，心中感到有点讶异。

「小安，我不会让你走的，要走，先打倒我再说。」比尔拔出匕首，摆出防卫姿态，看来就是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甘休的神情。

「比尔，不要胡闹了！」

隆一手拉开比尔，为我清出一条路，对着我说，「对不起。也谢谢你这段路上给我们的照顾。我知道，一直是你悄悄地守候我们，我们才能平安地从肯贝斯城来到哈柏港。你是个很好的伙伴，我会永远记得你的。」

隆的眼角，流下了一滴清泪，他连忙在别人发现前用力把它眨掉。但是，我并没有忽略他脸上这些微小的变化。

「谢谢。」不知如何，我的眼角竟然也开始 润起来。

「隆、比尔、艾蜜，後会有期了。你们是我遇过最好的伙伴之一。再见。」

我转过身去，慢慢地离去。「小安，告诉我，」艾蜜用哽咽的声音，从我身後叫住我：「我们，我们还会见面吗？」

「会的。」我没有回头，却用很肯定的声音回答。「会的。我会在迷雾之岛等你们。不要让我失望了，你们不管用什麼方法，都得给我安全抵达迷雾之岛。」「好！我们会的！」隆代替艾蜜承诺了我。我朝着晨曦中的哈柏港走去，心中充满了温暖。

酒吧

「恩利斯，你真的决定要到迷雾之岛？」凯萨琳担心地问。

「我没有选择馀地了，不是吗？」我又喝了一杯艾尔酒，从肮脏的酒吧窗户望向波涛汹涌的遗忘之海，「如果地狱里有可以打倒 黑龙王的秘笈，我也会去闯。何况只是迷雾之岛而已。」

「迷雾之岛和地狱又有什麼差别！」凯萨琳摇了摇头，企图否定我的决定，「还没有人能够越过遗忘之海，到达迷雾之岛後还能生还回来。至少整个哈柏港没有任何成功过的传说。别说是迷雾之岛，即使连冬季的遗忘之海，也没有任何船长愿意在这种季节航行。求求你，打消这个念头。即使没有迷雾之岛上的古魔法书，我们一定可以找出什麼方法阻止 黑龙王的。不值得冒这个险。」

「凯萨琳，你的心意我懂。」

我叹了口气，「但是我们已经不能等了。再等下去，我们就没有赢的机会了。」

「我同意恩利斯。」迈西斯端着一杯艾尔酒，不着痕迹地加入我们的讨论，「凯萨琳，我们真的不能等了。你也知道，就我们现在的力量，充其量只能在 黑龙王统治整个世界的路上，增加一点点阻碍而已。我们根本阻止不了它，除非有更强的力量，或是魔法。迷雾之岛的古魔法书，虽然只是个传说，但已经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线希望。」

「你们两个...」凯萨琳看起来就一副要急哭了的样子，「我不会让你们去的。只要我还活着，我不会让你们冒这种险的。」

晚餐时间的第一群客人打开鸡加酒吧的门，嘈杂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梦境。

我把还醉茫茫的头轻轻抬起，正好看到隆一行人，跟着一堆明显也是来

应徵「传说的剑客门徒」的壮汉们一起走进来。我倒回桌上，继续我刚刚未完的梦。

太鲜明的梦了，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。叁十多年前，也是在哈柏港码头外的这家鸡加酒吧，我和凯萨琳、以及其他伙伴，寻找着愿意送我们出海到迷雾之岛的船长。那次，即使凯萨琳极度的反对，我们还是用吓死人的报酬骗到一个不怕死的船长，肯冒着冬季遗忘之海的风浪，送我们到迷雾之岛。而迷雾之岛「传说中的古魔法书」，现在正躺在我长袍的魔法口袋之中。

即使迷雾之岛本身，也不再是夺人性命的魔幻之岛，而是一个拥有上万人人口、物产丰富的丰饶岛屿。自从冒险结束，迈西斯决定回到迷雾之岛，建设开

发他自己的城邦之後，叁十年的光阴，已经完全改变了迷雾之岛。

坐在这个酒吧中最阴暗的角落，我想，忙着找寻船只的隆他们，大概是不会发现我的。酒吧经过叁十年，摆设没有多大变化，里面的人事却已经完全改观了。从人群吵杂的讨论声中，我得知迈西斯搞的这招徵求传人，不只已让哈柏港的船长们大赚了一票，当然客栈、酒吧...等等也是生意兴隆。我相信，迷雾之岛上的居民可能赚得会更多。我开始怀疑，这整个徵求活动，究竟是为了什麼？

远远地，我听见艾蜜柔柔的嗓音，在和船长杀价。我笑了笑，因为我知道那个船长迟早会让步降价的，因为艾蜜的本事可是连我都不容易摆脱的。其实，跟着他们一起到迷雾之岛也没有什麼大不了，他们知不知道我是个强大魔法师，根本不是关键所在。他们都说了不在乎，我也没有什麼好在乎的。真正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已经开始喜欢他们了。

这麽多年，早已经习惯一个人活。凯萨琳死後，我一直就是一个人活，不管和什麼人搭档冒险，也没有把真心放下去过，大家一起打打怪物、赚赚佣金，在任务结束时好聚好散，一直就是我的行事原则。老实说，太亲密的夥伴关系是我一直在避免的，因为我不想再伤一次心。

而当我第一眼在肯贝斯城的酒吧中看到艾蜜，我就知道要糟，她长得太像凯萨琳了。可是，我控制不了自己，我还是答应了她的搭档邀约。不只是艾蜜，隆和比尔也让我想起叁十多年前、那个我一辈子中维持最久的搭档。在往哈柏港的路上，我也证实了我的感觉。而我，害怕我会无法自拔，无法自拔地喜欢上他们，无法自拔地又放出真心，再去忍受失去心爱的人的痛苦。

只是，现在回想起和他们离别时的情景，竟让我不敢抬起头来，在人来人往的酒吧中与他们相认。我骗自己，说不和他们一起的原因，只是因为我会晕船。

还记得叁十多年前，我也曾兴冲冲地准备出海，心想自己血管中流的海洋血液，以及我相当自豪的游泳技术，即使冬季波涛汹涌的遗忘之海，也不可能构成任何的阻碍。反倒是凯萨琳，在上船前还拼命施一些有的没有的特殊咒文，防止她自己晕船晕得唏里哗啦。

结果，晕船晕得最厉害的，反倒是水性最好的我。

不知为什麼，几乎可以一路游泳到迷雾之岛也不会出差错的我，竟然一踏上甲板就开始晕得一塌糊涂，恶心想吐到极点。凯萨琳那些对她自己很有用的特殊咒文，到了我身上只有让我多呕出一些胃中的苦水而已。终於到达迷雾之岛的海滩时，我已经虚弱得不成成人形，一连休息了七天才勉强恢复正常，陪伙伴一起去寻找古魔法书。後来的冒险，即使是风平浪静的船上，我

没有一次不是晕得糊里糊涂。

所以，我宁愿自己用瞬间移动魔法飞到迷雾之岛，死也不愿意再坐船。这应该算是个很好的藉口吧，我想。

凯萨琳，告诉我，我这样做是对的。

不识

晨间的迷雾之岛，像往常一样充满了浓浓的雾气。

从岛的南岸登陆，是有我的道理的。唯一的码头在北岸，东西岸分别是人口稠密的村落，只有南岸因为地势险峻、没什么肥沃之地，所以除了迷雾之堡外，少有人烟。即使迈西斯的迷雾之堡，我想也没有多少人敢逗留在南岸的悬崖上。在这里登陆，可以安安静静，不受其他人的奇怪目光围绕。

其实最大的理由，是我不想看到现在的迷雾之岛，那些繁华市侩的一面。

在我记忆中，迷雾之岛是个罕有人烟、一片天然的荒岛，而不是今天那种叫人看了就伤心的样子。迈西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岛来建立他的城邦呢？他可以选其他任何一个我没放过这么多感情的地方，他可以放过迷雾之岛的...

我还记得拿到古魔法书的时候，看守精灵跟我说的话。我总有一种感觉，我好像拿走这个岛的自我守卫能力，又放任从前的伙伴蹂躏这个岛。

在稍作休息之后，我朝迷雾之堡的正门口走去。很久没有见见迈西斯了，他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样了？叁十年的岁月，应该在他下巴留下一把白白大胡子了吧？他...

「站住！」门口的警卫打断了我的沈思，「来者是谁？有什么企图？」

「我是魔法师恩利斯，」我看着年轻的警卫，心想，不知道他会不会相信我说的话：「我要见迈西斯堡主。」

「如果你是传说中的魔法师恩利斯，那我就是黑龙王了。」警卫的态度和我预期中的相去不远，我只是觉得好笑。大家都想知道我真正的身份，可是当我实话实说的时候，却又没有人肯相信。「如果你也是来应徵传人的，到守卫亭报名，明天再来参加比赛。告诉你，要就规规矩矩地按照规则参加比赛，企图用谎言混进城是没有希望的。」

「我没有期望你会相信我的话。」我微笑着，并没有对警卫的无礼生气，这是他的职责。我从魔法口袋中拿出龙的徽章，别在胸前。「也许你不认得我，但是这个徽章，你应该认得吧？我想，这个徽章应该可以证言我的身份。」

「龙的徽章...？」警卫的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，喃喃地说：「这...我没有见过...这是真的...？我...我去找队长来，您稍等一下。」

一会儿后，警卫队长跟着先前的年轻警卫一起走来。队长拿了一本像是图鉴的东西，往我胸前的徽章看了又看，在比对之后，他好像有点相信这个徽章是真的了。

「恩利斯大人，对不起，我们不知道是你。」队长用充满抱歉的语气说，「最近想混进城堡的人很多，我们不得不小心一点，对您的冒犯请多多包涵...」

「我不怪你们。」我挥挥手，要他们不要太过困扰，「这是你们的责任，你们做得很好。我想见你们的迈西斯堡主，不知道他方不方便？如果他在忙传人的事，知会他我来过就好了，我可以改天再来。」

「不不不，如果让堡主知道您来过而我们没有通知他的话，我们一定会被他责骂的。」队长立刻指使年轻的警卫，「你，快去通报堡主恩利斯大人来

访，顺便通知宫廷主管，要他准备恩利斯大人的宿处。」

「恩利斯大人，请跟我来。」

警卫队长引着我进城堡，一边简介着迷雾之堡。我心不在焉地听着，想起叁十年前的这个城堡。

那个时候，这是个云雾深锁的沿海堡垒，不要说人烟罕至，也没有多少人敢靠近。如今，却已经是个繁华热闹的城堡，建物多了很多，从前那种阴森感觉也被热闹的人潮取代。一分神，队长的招呼就没有听到。

「恩利斯大人，堡主现在可以见你了。」一个跑步过来的仆从服色年轻人，在我回过神後恭敬地对我说。我点了点头，跟着他走进宫廷深处。

叙旧

当我走进迈西斯的房间的时候，他正背对着我，和一个年轻人讨论着一些事情。年轻人看到我，低声地提醒迈西斯，然後悄悄地告退。宫廷侍卫长引导我坐到迈西斯的对面，他在我坐下之後，才慢慢抬起头来看我。

「恩利斯，真的是你？」我看到一个充满皱纹、双眼凹陷的迈西斯，除了眼神依旧，我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。「你看起来，和叁十年前一模一样，一点都没有改变。」

「而你老了，」我在叹气後笑了笑。「我还以为你会留把大胡子的，我记得叁十年前你这么说过。」

「如果留得起来就好了。」

迈西斯笑了笑，「胡子早在几年前就自己掉光了，想留也留不起来。反倒是你，如果我没有老糊涂记错，你的年岁远比我大上几年，现在看起来，却和我儿子一样大小。看来，下辈子我要选魔法师，至少年老时还能保持年的外貌。」

「你明知道这和魔法师不魔法师没有关系的。」我不着痕迹地岔开话题，「至少魔法师不会用举办武术大会的方式来徵求传人。」

「你，该不会是为那个才来看我的吧？」迈西斯年迈的面孔似乎出现了一点失望，「上次见到你是什麽时候了？二十多年了吧？」

「二十八年前，当我把迷雾之岛让给你，让你建设你想要的城邦时。」我试着不带感情地回答。

「喔，有那麽久了，二十八年了啊？说到这个，我还是要感谢你，肯将迷雾之岛托付给我。但是，你一直就不肯好好待在同一个地方，我屡次派人找你，没有一次成功的。」我不知道为什麽，看着迈西斯发皱的双唇吐出这些话，好像不是真的一样。

「常年曾经生死与共的伙伴，你也可以狠心不给一点音讯，老死不相往来。看来，除了凯萨琳之外，你根本没有在乎过我们其他人。」

「不要说了。」这是二十八年来，第一次有人在我面前提到凯萨琳这个名字，我的心中一震。自己心中思念这个名字，和别人口中说出这个名字，完完全全是不同的感觉、不同的震撼。「我这不就来了，说那麽多干嘛？」

「我想的没错。」迈西斯眼中露出某种我不熟悉的眼神，一种我从未在他眼中看过、一种洞悉事情的眼神。看来，二十八年的岁月，连最弩钝的迈西斯也完完全全不一样了。「你只在乎凯萨琳一个人。在所有的伙伴之中，你真正在乎的，就只有凯萨琳一个人，从以前到现在都一样。自从她死後，我没有看过你自在过。我想，这就是你选择浮萍式的漂泊的原因，你不要再见我这个当年的伙伴，这样就比较不会想起凯萨琳。」

「就比较不会想起，她是为你而死的。」迈西斯最後一句话，狠狠地刺进我防卫了叁十年的心防。我只觉得一时天旋地转，叁十年的罪恶感像决堤般地涌上心头。刹那间，叁十年没有流过泪的眼角忍不住润起来。我转过头去，看向一旁燃烧的壁炉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

「也许，我不应该来的。」在一阵沈默之後，我试着控制我的声音，慢慢吐出这句话。

「那，你还要逃多久？」

没有想到我这麽多年的漂泊，迈西斯一眼就看穿了。

他叹了口气，伸手招来仆从，要了两杯艾尔酒，递了一杯给我。「如果你

不来，你还要漂泊多久？再叁十年？把凯萨琳牺牲她的生命换给你的生命以及青春，无止无尽地花费在不断漂泊、不断逃避上？」

「我这句话是帮凯萨琳说：你太让我失望了。」他慢慢举起艾尔酒，一口把它喝完。

我没答话，只是一口一口啐着变得异常苦涩的艾尔酒。

烙印

我还记得那天的一切。

事赏上我想，这辈子我都不可能忘记那天的情景，这个大陆上的人，也许也跟我们一样，会永远记得这个日子。

只是记得的部份不一样。

他们记得的，是在这一天，黑龙王终於被传说中的勇者们终结，整个大陆可以回复到之前的和平。而我记得的，是凯萨琳为了救我，牺牲了她的生命。

不管在什麽时候、什麽地方想起这件事，我都会像那一天一样全身发抖，彷彿凯萨琳逐渐变冷的身躯仍躺在我怀中，而我紧拥着她，企图挽回任何一丝的希望。

但是，我只能任由她的身子变冷、僵硬，无能为力。当我身上伤口留下的血滴落在她脸上时，我爱怜地为她拭去；她脸上依然保持着生前最後一刻的神情，担心之中，不忍心看到我受伤。

「凯萨琳，我已经打倒黑龙王了，你看到了吗？」眼泪或着血水，我抱着凯萨琳无法挽回的身躯，对着天空大吼。

我轻轻地放下她的身子，温温柔柔地，无法相信她已经不在。伙伴们正在周围伤重地与死神搏斗，我没有理会，也没有心情理会，我心中现在只有一个念头：凯萨琳不可能真的死了。她只是又像以前一样，老是玩装死游戏吓我，只是要测试我是不是真的会买玫瑰棺材给她，是不是会在她身边堆满她最喜欢的鲜花。

她就是喜欢吓我，不管我有多担心、不管我好几次几乎要真的陪她一起死。我讨厌她。我讨厌她，讨厌她为什麽要丢下我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却要用生命中最後的魔法力，给我这样一个肉体。没错，没有她这最後的魔法，我不可能打得倒黑龙王，不可能在它无法闪避的攻击之後，还能奋起给它最後一击、致命一击。

没有她燃烧自己生命换给我的生命，我早就死在黑龙王手上，只是，为了打倒黑龙王，这个代价太高了。

难道她不知道，我宁愿自己死、宁愿让黑龙王继续肆虐、控制整个世

界，也不愿她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？

我恨她。我恨她，恨她为什麼下这个决定，在我濒死时，没有经过我同意就对我施了这个会害死她自己的魔法。我不会原谅她的擅作主张，一辈子都不会，只是这又有什麼差别？

「凯萨琳是活不过来了。」

我听到自己的心中，一个冷冷的声音说。

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她用的这个魔法，因为这是我从迷雾之岛古魔法书中，指给她看的。如果知道她会偷偷把它背起来，那我死都不会给她看，让她有机会把这个魔法用在我身上。这是个牧师魔法，能将自己的魔法力、以及生命完全地转换到另一个人的身上，是个传说级的终极治疗咒文。接受者不但会得到完全的恢复，肉体的强度也会急剧地提升，甚至全身细胞都会产生某些无法解释的变化，不但原有的能力可以得到级数化的提升，甚至躯体也可以保持长生不老几十年。这是个最可怕的咒文，因为施术者本身不但要具备有极高的魔法力，在施术後也会失去所有生气，任何已知的复活魔法或宝物，都无法唤回这种死亡。

而这就是凯萨琳对我做的事。

当凯萨琳的躯体在我怀中僵硬变冷之後，我终於慢慢接受这个事实。我抱着她，带她到她最喜欢的翡翠湖。伙伴中，只有迈西斯存活下来，但在他苏醒过来之前，我已经将凯萨琳安葬在翡翠湖畔，在玫瑰棺材中放满了鲜花，一如她的心愿。

黑龙王死後的最初几年，我虽然遵守对精灵的承诺留在迷雾之岛，每年还是会到翡翠湖好几次，在凯萨琳坟前陪她说话、聊聊天，跟她谈谈当年没有来得及跟她说的话。直到迈西斯跟我要了迷雾之堡，我离开了迷雾之岛，原本还打算长住在翡翠湖的。但是有天晚上，满月照到睡得不安稳的我身上，我忽然没有办法忍受距离凯萨琳这麼近，却什麼也不能做，只能忍受回忆的煎熬。

於是，我逃了。我逃往翡翠湖，再也没有回去过。带着凯萨琳给我的这个新躯体，我浪迹天涯。只要她的魔法力仍在我身上影响我一天，我就能感觉到她的存在，就能有勇气继续在痛苦的回忆中活下去。

一旦她的魔法消失那天，就是我结束自己生命那天。

传人

「吃点东西吧。」一个苍老的声音说。

常我回过神来，看到身旁的食物，以及那个苍老的身影，我一时无从辨认自己处在什麼地方。一会儿後，我想起自己在迈西斯的迷雾之堡。窗外的天色告诉我太阳已经西下了，我看到迈西斯用着担心的神色看着我。

「好。但是食物要好吃，你知道我最挑剔食物了。」我勉强笑了笑，要他不要太担心了。

「我发呆多久了，怎麼也不叫醒我？肚子饿死了。」

迈西斯只是笑了笑，在仆从的服侍下吃了一点食物。我感激他没有重拾之前的话题。我也不想再多提凯萨琳的事，连忙岔开话题。

「对了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：你搞这些是为了什麼？」我一边慢慢进食，一边看着他问。

「哪些？喔，你是说徵求传人的事。」迈西斯带着有点悲哀的笑容，苦苦地说：「人，一旦活到某个年纪，气力不行了，齿牙也动摇了，难免就会

想到继承人的问题。这个你也许没办法了解，毕竟你还是年轻模样，也许还没有想到这个。」

我没有说话，只是跟着他陷入沉思之中。要说我从没有担心过後继无人的事，那也只是在欺骗自己，尤其魔法师的成长又比其他职业要慢上许多、也更需要一些先天的才能。我也担心过，当我步入人生的最後阶段时，我的一身本领要怎麽办？跟着我葬入一堆黄土之中？但是，以我遇过的人而言，我至今仍没有遇到可以委以我一生所学，不但可以尽传我衣钵，还能够让我放心不会用这些技能胡作非为的人。想到这些魔法可能误用的严重後果，我就宁愿让这些魔法失传，也不愿所托非人。

「父王，这是明天参加竞技的报名名单，也许您希望先过目一下。」一位英气十足的年轻人充满抱歉地走进来，低声地向迈西斯说了些什麼。

「希尔达，你太没礼貌了。还不向恩利斯伯伯行礼？」迈西斯打断他面前年轻人的话头，向我这边指了过来。「恩利斯，对不起，小孩子不懂事。这是我儿子希尔达，和我一样是个剑士。」

「恩利斯伯伯，小侄在此向您请安。」年轻人客客气气地向我行了个礼，但是神色间明显急着向他父亲禀报着什麼。

「好说。」我打個哈哈，把希尔达留给他父亲。

希尔达用更低的声音向迈西斯说了更多的事，迈西斯只是点头，一脸不耐烦锁事的神情。果然不一会儿，迈西斯就把他儿子赶了出去，又要了一杯酒，将注意力又集中在我身上。

「对不起，小孩子不懂事，要他不要来打扰我们，他还拿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烦。」迈西斯尽管这麼说，但是脸上却掩不住骄傲的神情。我了解，有这样的儿子的确值得骄傲，但是，我还是忍不住要提出我的疑问。

「对不起，但是我知道，有这样的儿子，你为何还要大张旗鼓地徵求传人？」

我想，我的年纪已经到了不必在乎得罪人的地步了，何况是迈西斯，这个叁十年前就常常被我揶揄的伙伴。「这和你刚刚勾起我後继无人恐慌的说词，好像出现前後不一的矛盾？」

「你发现了。」迈西斯起先愣了一下，然後有点不好意思地傻笑起来。「希尔达这个孩子，要是个好剑士，我想大概没有人会反对的。但是，我想我太宠他了；不只我，好像整个迷雾之岛上的人都太宠他了，不仅因为他是他唯一的儿子，还把他当成迷雾之堡理所当然的继承人。这样顺畅的经历，让他从小没有挫折地成长，对他并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。」所以，我希望能藉由这次徵求传人的举动，不仅找到一些资质不错的年轻人，还能给希尔达一点历练的机会。他也要跟着所有的应徵者，一起参加竞试，一起争夺成为我正式传人的机会。他在迷雾之岛已经少见敌手，我希望有人能打败他，让他失败的滋味，让他有机会学习去面对失败、从失败中站起来。我想，这是除了寻找人才的目的之外，我当父亲的一点小小私心。」从迈西斯眼中，我看到了一个父亲的骄傲与期许。

「我明白了。」我想我了解迈西斯的心情，如果我站在他的位置，我可能也会这麼做。「那麽，既然我不请自来了，你希望我能做什麼、帮什麼忙吗？」

「如果你指竞技大会的事，那我只能客套地说：不必了，希尔达和我的手下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，尽管希尔达自己也是参赛者之一。」迈西斯

又喝了一口酒，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倒是有一个请求，你能担任明天的评审吗？」

「我以为你会把评审的机会留给自己。」我笑笑地说。

「我可以容忍一个副评审坐在我身边。」迈西斯的幽默感好像没有因为年纪增长而有稍稍减少。

「好，我答应。」我爽快地回答了，「如果你不介意我顺便也用来找『传说魔法师恩利斯的传人』的话。」

「当然不介意，除非你想要的人正好跟我同一个人。」迈西斯和我相视大笑。好久没有这样开怀大笑了，尽管岁月不饶人，但是迈西斯好似也年轻了叁十岁，回到当年冒险时的岁月。

「说真的，你会办这个竞技大会，是不是和我一样，感受到一股不安的气息？」

在笑声渐渐止歇之後，我忽然想到什麼，换了个严肃的语气，「这个和平持续地太久，久到令人不安的地步。我有种感觉，有个阴谋似乎在酝酿着。」

「我以为只有我感觉到而已。」迈西斯在沈默片刻後，轻轻地回答我的问题。

在这个晚上的下半夜，我们都没有再交谈，陷入各自的担忧之中。

第叁篇

迷雾中的竞技场

从遗忘之海吹来的雾，像叁十年前一样，在日出前就涌向迷雾之岛。

叁十年前曾在迷雾之岛住过一段时日的我，对於这极情形再也熟悉不过了；但是今晨，不知从何而来的一种悸动，却让我在天明之前就等候在竞技场。

这个竞技场是叁十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迷雾之岛时就已经存在的，就跟迷雾之岛的其他建筑一样，什麼时候建的早已不可考。

我能感觉到，我二十八年弃它们而去的精灵们正企图经由某种管道跟我联系，传达给我某种讯息。但是我在竞技场等了许久，却一点动静也没有。魔法的悸动是如此地强烈，却一点也捉摸不到。这种感觉还是第一次。

我伸出右手五指，回忆起迷雾之岛古魔法书上的一个魔法，让雾气随着我的魔法在我手中翻滚。

四周的雾气纷纷往我手心聚集，一团白色的球在我手上形成着，但却在形成一股结实气团之前，又化成凝结的露水在我的手心。这个魔法，原本应该将迷雾之岛的魔法雾气凝集成一个魔法球的。但是现在，竟然只能变成一滴滴露珠？在从前，迷雾之岛之所以危机四伏，除了岛上的各种致命生物外，最可怕的是蕴藏有魔法在其中的雾气。岛上的守候精灵、或是其他生物，都可以利用无处不在的雾气，做到极高的攻击与防御。

毕竟若有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魔法力来源，任谁都能将自己的实力提高数倍以上。在迷雾之岛的古魔法书中，详细记载了这些魔法，而我在继承这本魔法书、以及守卫迷雾之岛责任的时候，同时也学会了这些魔法。

而现在，这些防护能力竟然都失去了踪影。在叹息之余，我却感到一丝不对劲。照理说，即使人类进驻了这个岛屿，顶多也只是减弱，并不是消灭她的力量。站在清晨雾中的竞技场，我无言地问着迷雾之岛的精灵，期望它们能给我答覆。它们没有踪影，但是我很清楚，它们正躲在迷雾之岛的某处，

酝酿着连我都无法想像的力量。

一种反扑的力量

再不到一个时辰，这场竞技就要开始，一场迈西斯传人争夺战即将展开，观众已经陆续进场，而选手们也在磨拳擦掌，在选手准备室等候了。迈西斯仍从城堡中慢慢启程往竞技场这边走来，而我坐在这个居高临下的位置，看着竞技场中的吵吵杂杂，多年前那股冒险心情又在心中沸腾了起来。

「恩利斯大人，」迈西斯的侍卫队长站到我面前，恭敬地对我说：「迈西斯大人传话说来说要晚一点过来，希望您能先主持这场竞技的开幕。他吩咐我们听从您的指示，照您的命令来进行。」

「好。」我点了点头，示意他可以去做他的了。就我看来，迈西斯这场竞技筹备的相当完备，应该是不必我多嘴多舌来命令什麼了。但是侍卫队长却没有离开的意思，我顿了顿，便明白一定有什麼困扰他的问题。

「有什麽问题吗？」「是的。」侍卫队长明显地松了一口气，想必是我过於被渲染的传说让他不太敢主动向我请示，「竞技马上就要开始，但是今天的雾异常地浓，到了这个时候还没有散去，能见度不高，想必会影响比赛的进行。不知道大人有什麽指示……？」

「照常举行。」我不假思索地就这样回答。看着侍卫队长有点讶异的表情，我明白这个回答有点出乎他意料。「你想要延後比赛的开始吗？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。假如我要找一个合乎我要求的传人，我会希望他不仅能在天气好的时候发挥他的战力，更希望他能够适应各式各样的气候，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下都能保持他的实力面对他的对手。我相信即使是迈西斯本人，应该也会下这样的决定。」

「是的，大人。」侍卫队长点头表示赞同我的看法，但是我又从他眼神中看出他还有一点犹豫。「那麽，我就吩咐下去一切照常举行了吗？可是，这样子观众的视野会受到影响……」

「你还有什麽犹豫？」我顺着他的眼神，看到了迈西斯的儿子希尔达，站在竞技场的另一端，瞬时了解他的犹豫来源。「是希尔达希望延後开始的吗？如果我没有弄错，他在昨天也许还在举办人的行列，但是今天他已经是一个选手了，所有的事务他都不应该插手。传话下去，今天所有的人员在比赛结束前，都不必听从希尔达的指示，他必须要和其他的参赛者待在一起，在比赛结束前不准到工作人员区。」

「可是希尔达少爷……」

从侍卫队长的口气，我就知道希尔达在这里的地位恐怕不是我叁言两语就能简单剥夺的。看来，迈西斯果然太宠他这个独子了。

「这是我的命令。」我放大声音，让附近竖着耳朵偷听我们谈话的人员都能清楚地听到我的指示。「迈西斯已经将指挥权全权交给我负责，我下令今天所有的人员都不必、也不能遵从希尔达的任何指示。如果任何参赛者有命令工作人员的企图、或企图左右比赛的进行，一律取消比赛资格，包括希尔达少爷在内。下去吧，比赛即将展开，你们也该好好准备了。」

意外的挑战

「是谁下令在这麽浓的雾中比赛的？」迈西斯微怒的声音在看台上回响着。

「是我。」我站了起来，为正在为难的侍卫队长解围。

「恩利斯？」迈西斯咬着双唇，想对我说些什麼。但是他忍住了，挥挥

手要侍卫队长退下。他在仆从的服侍下坐到我身边的宝座上，一言不发，但是我看得出他还是有点气鼓鼓的。

我没有理会他，只是看着竞技场中模模糊糊的身影战斗着。雾的确是浓了一点，使得场中战斗的人都相常辛苦，因为在雾气中，敌手的动作比半常更难以捉摸，战斗的风险也随之增高。其实就我来看，以叁十年前迷雾之岛的标准而言，当年我们经历的雾还要更浓，也更危险。大概是二十多年的人居已经减低迷雾之岛的迷雾，让岛上的人民、包括迈西斯在内，都已经习惯了没有那麽浓的雾。

「今天的雾，好像浓得很异常。很久没有超过这麽大的雾了。」迈西斯终於忍不住，拐弯抹角地提起这个话题。

「如果以叁十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迷雾之岛的标准来说，这个雾还不算浓。」我笑了笑，几句话就把他接下去要说的话封住，「你该不会希望，你的传人连二十年前的你都及不上吧？」「当然，呵呵，当然。」迈西斯勉强地同意我的看法。我知道他在为他儿子担心，从他眯着他年迈而逐渐模糊的眼睛不断往场中望去、双手绞在一起的动作，我就能感受到这种担心，是一个父亲真正了解自己儿子时所会呈现的自然反应。由此看来，希尔达受的训练并不完整。

也许该这麽说，希尔达要的训练是让他最佳状况下能有最佳表现，在这种大雾下，他的战力可能就会受到影响。

「如果你在为希尔达担心，那你可以放心。」我看着坐立不安的迈西斯，终於忍不住告诉他：「希尔达第一轮的对手并不强，而他也顺利过关了。这场雾马上就要散了，接下来的比赛将在阳光普照下进行。」

「你确定？」迈西斯显然松了一口气。但是马上又为他的失态岔开话题掩饰过去。「我在说什麼？我忘了你是魔法师，你对天气的敏感度一向很高的。」

那我能不能顺便请你预测一下，这场比赛谁会夺冠？谁会成为我的传人？」「你以为我是占卜师啊？」我笑了笑，「不过这个答案我倒是可以告诉你——希尔达——如果没有我下去搅局的话。」

「你也认为希尔达会获胜？」迈西斯得意地说，但是又意识到我最後一句话，惊惧地问：「等一等，你刚刚说你要下去搅局？」「是的。」我带着邪恶的笑容，慢慢站起身来，「我想，我已经看出，这场竞技是完完全全设计好的。而我最讨厌一个已经设计好的结果，一个谁一定会赢、谁一定得输的安排。」

我想我要对不起你，去破坏你为希尔达设计好的成功之路了。」

「你……」迈西斯看似被吓呆了，讲话都结巴了起来。「你...该不会...该不会想.....你想做什麼.....？」

「下去给你儿子多点阻碍、多点历练的机会。」我走到他面前，笑着对他说。我知道他没有力气阻止我的。「不过放心，不白真得伤到你宝贝儿子的，顶多只是伤伤他的自尊、让他重新评估他自己的实力而已。这不是你昨晚跟我说过你想要他得到的历练吗？」「我...我.....」迈西斯一脸想翻供的样子，急着想要否认他昨晚说过的那些话。

「你是迷雾之堡的堡主，一言既出、驷马难追。」我大步迈向战斗激烈的竞技场，留下一句话给迈西斯好好思考。我早该知道，迈西斯还是舍不得希尔达。

为了他、也为了希尔达，我想我就多事一些，在希尔达一帆风顺上加一点阻碍吧！

「如果希尔达因为我的阻碍，就达不到你原先对他的要求，那我想，你的教育是失败的。」我回头告诉迈西斯。我看到一脸担心的迈西斯，苍老的身影躺在好像忽然大了一号的衣服中，忍不住地微微颤抖。

未被发现的魔法师

「安布劳希！」艾蜜看到我慢慢地走向他们，兴奋地叫着我的另一个名字。

「我不是说过，我们还会再见面吗？」我微笑地说。「怎么样？战绩如何？」「隆已经打败他第一回合的对手了！」艾蜜眉开眼笑地说，「你相信吗？连比尔郁闷过第一关，真是天下红雨喔……」

「是喔是喔，好像我应该第一回合就被淘汰一样。」比尔不让艾蜜继续调

侃他，连气都还没喘过来，就迎忙插起嘴来，「小安！你应该看看我刚刚的神勇，这回我可是凭自己的真才实学，把那个大个儿打倒的。我告诉你，说不定我会一路赢下去…」

「你啊，过来休息啦！」艾蜜轻轻敲比尔的头，要他坐下来，乖乖接受她的恢复魔法。「不帮你恢复一下体力，又说我偏心，只帮隆恢复体力而已。对了，安布劳希，你跑哪里去了？你又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」「艾蜜！」隆向艾蜜使了个眼色，她立刻闭上了嘴，静静帮比尔恢复。隆转向我说：「很高兴见到你又加入我们了，小安。」

「嗯。」我看了看他厚实的肩膀，发现他在我离开的这段短短时日又成长了许多。「应该没问题吧？接下来的对手，你都应该可以应付才对。保留一点力气，进入决赛之后会是一场苦战。」

「隆进入八强决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」艾蜜指指旁边墙上的赛程表，「比较有问题的是比尔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比尔本来只是来陪考的，他说不甘心在旁边摇旗呐喊，硬是要报名。好啦！现在赢了第一场，可是第二场一定会把脸丢光的，说不定还断手断腿地回来。」

「你就对我那么没信心啊？」比尔不服气地说，「对啦！我承认自己不是很强，但是我的运气一向很好。你怎么知道下一场不会有奇迹出现，让我不小心赢了希尔达？」「你的下一个对手是希尔达？」我忍不住趋近那张赛程表，仔细再看看，「我本来以为，你要进决赛前才会遇到希尔达？在那之前，你也许已经被淘汰了…」我的声音越来越低。

「有什么不对吗？你的语气很不对劲。」隆感觉到我语气忽然的转变，不禁也紧张起来，「比尔打不过希尔达，顶多受点伤，应该也没有大碍，对于他过於吊儿当的个性说不定还有帮助呢！不必担心他，艾蜜会好好照料他的。」

」

「不是，」我摇摇头。

「我不是在担心这个。手给我，比尔。」

「做什么啊？」比尔遇到我一脸严肃，一边还想搞笑的模样，一边把右手伸给我。「帮我看手相啊？不必看了，从小大家都说我运气很好，所以我才选择当个盗贼……」

「不要说话。」我托住比尔的右手，在他手中凝聚起另一次的魔法。「闭

上眼睛，把脑袋放空。」

「这是干嘛？」比尔嘴里虽然还在唠唠叨叨，但是还是照着我的话做。我在他手中，再度把迷雾之岛的雾气凝聚起来；一股先前聚集不起来的气团，在比尔的手中翻滚，翻滚之後形成一个扎实的魔法球，停在比尔的手心。我瞪大双眼，不发一言。

「这...这是什麼？」艾蜜率先打破沈默，问了一个他们叁人都想问的问题。

「迷雾之球。」我回过神来，答了这个问题。「比尔，用你的精神力去控制它，去跟它沟通，它会告诉你该做什麼、以及你能做什麼。」

「我...我要怎麼做？」比尔的表情，就好像我丢给他一个烫手山芋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「魔法！」我的声音就像是来自另一个宇宙来的一样，「这是魔法，迷雾之岛的魔法。只有迷雾之岛的精灵才有掌控这种魔法的能力。而你，就是它们选定的人。」

「我？」比尔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，「为什麼是我？我只是个完全不懂魔法的盗贼，我怎麼去操控魔法？」「你不必去操控它，它们会来操控你。」我静静地陈述一个事实。「其实你有魔法的才能，只是从来没有被发掘过，虽然你离成为一个魔法师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我得承认，今天如果不是精灵们选上你，我不认为你可以成为一个好魔法师，但是现在，我必须信守我对它们的承诺，为它们保卫迷雾之岛，并且培育迷雾之岛的下个看守者。」

「你现在不懂，也不必懂。时候到了，你自然就会知道你该知道的，就像我知道你的出现一样。」我大吼，「就是现在，丢出去！」

比尔的手上出现一道闪光，一股强烈的魔法由迷雾之球中蜂拥而出，往地上直窜而去，消失在迷雾之岛的土地之中。

冥冥之中

很多人都以为魔法师的养成除了天生的才能之外，还有经验的累积历练而已。这个原则在基本上并没有问题，但是要成为一个顶尖的魔法师，除了这些条件，还要有一点宿命的配合。我一直认为，今天我能在魔法上有这样的成就，其实很大的一部份是大地的精灵赐与的。当很多魔法学徒还在跟魔法书上的艰深文字搏斗的时候，我就学会了与大地精灵沟通的艺术，也因此我比别人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，就学会运使更强的魔法。

但是大地精灵不会平白无故地赐与魔法力量，在获得精灵协助的同时，其实也等於接下它们要求的使命。叁十年前，在黑龙王即将席卷整个大陆之际，我接受迷雾之岛精灵的魔法洗礼，领受了所有迷雾之岛的密藏魔法，也同时承担了守卫迷雾之岛的责任。我得承认，我并没有尽到我的责任，我将责任丢

给迈西斯之後就到四处云游了。但是在此时此刻，精灵们显然到了需要我力量的时候了。

它们需要我来协助它们选定新传人，并且启动它们酝酿已久的防卫力量。

一切都在精灵的安排下，冥冥之中就已经注定。当我在观礼台上对迈西斯说，我要给希尔达制造一点挑战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想到这就是精灵要我执行的任务；但是在比尔的身上，在知道他的下一个对手就是希尔达的时候，我忽然明白，比尔就是迷雾之岛的精灵选定的新入选。没有理由，我就是知

道，我甚至没有听到精灵跟我说任何一句话。

即使到现在，我还是不知道精灵们需要我做什麼。但是我知道，时候到了我就会知道，而我也会全力以赴，释放全身的力量来达成它们的要求。

比尔在我沈思的时候，呆坐在我身边一动也不动；艾蜜的反应也是，除了专心玩弄她的治疗魔法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麼；隆大概算是比较正常的吧！他在看到比尔释放那麼强的魔法力之後，竟然还能面不改色地上场比赛，速战速决地解决对手再度晋级。我知道，在他们叁个人遇到我之後，後半辈子的人生都因此有了很大的改变；尤其是比尔，就在刚刚，他的职业已经由盗贼转为魔法师了，但他对这些完全没有心理准备，甚至不知道怎麼施用任何一个咒文、或是和魔法如何取得沟通。

「比尔，要轮到你上场了。」

隆擦着汗，从中央竞技场获胜後走过来，轻轻地提醒呆若木鱼的比尔。

「哦？」比尔的眼中忽然露出了极度的恐慌，我相信，他现在脑中唯一的念头就是逃。他在刚刚的事情之後，已经失去了原先那种莫名的自信，他已经无法成为一个单纯的盗贼，而他又还没有成为一个魔法师所应该具有的任何才能。

「比尔，看着我。」我走到比尔面前，用和缓的语气对他说：「我问你，你觉得你还能战斗吗？」「不能。」比尔脱口而出，用颤抖的声音。他抬起头来看我，眼神中充满了无知的恐惧，「为什麼是我？为什麼我要当个魔法师？我喜欢当盗贼，我不要当魔法师，我也不知道怎麼去当个好魔法师。更何况对手是希尔达，反正我一定会输，我弃权好了，我已经没有办法战斗了。让我静一静，我现在什麼也不想做。」

「拿去。」我从魔法斗篷中取出一把魔法杖，用力地插在比尔面前。「这是你待会儿战斗将要使用的武器。」

「我说过，我不要战斗！」

比尔倏地站了起来，想要拔起魔法杖，把它丢得远远的。「艾蜜，去跟他们说我要弃权，说我怕了希尔达，说我像个懦夫一样逃了。」

「比尔！」我伸手压住比尔企图抓起魔法杖的右手，将两个人的手部压在魔法杖头的水晶上，「如果我保证你一定会赢，你要不要比赛？」

「这是不可能的！」比尔企图挣脱我的手，但是我轻轻巧巧地施了一个小魔法，让他的手黏在魔法杖上，并且与魔法杖产生共鸣。「你在做什麼？」比尔惊慌地问。

「如果我跟你保证你一定会赢，你还愿不愿意出赛？」我决定给比尔他最欠缺的——勇气和信心。「迷雾之岛的精灵也可以保证，至少你不会输。因为你将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和你并肩作战的，将是整个迷雾之岛的力量。你觉得希尔达再强，能强得过整个迷雾之岛吗？」「不，我不觉得。」比尔的语气已经有点自信了，但是仍然充满不确定因素。「但是，我要怎麼战斗？拿着我的盗贼匕首吗？」「用你手上的武器——魔法杖。」我让比尔自己拿起魔法杖，体会魔法在他手中流窜的感觉。「这是把传说中的魔杖，威力大过你的想像，而且迷雾之岛的精灵会在整个战斗中引导你的。」

「你是说，我只要拿着魔法杖，战斗的事就不必我操心了？」在魔法流动比尔全身之後，我能看到比尔已经从极度的不安中，恢复他原有的自信。我想与其说是他蕴藏魔法才能吸引了迷雾之岛的精灵，不如说是他个性中随时都能克服自己的障碍、面对挑战的不凡特质。

在短短的特问内，我看到比尔又恢复他的神采飞扬，「那我就上场了，如果输了你要负责。」

「这样太不公平了。」我的心情也随之开朗起来，「如果你故意输怎麽办？」「那你就得教到我再也不会输为止。」比尔站起身来，拿着魔法杖准备走往中央竞技场。

「没问题。」我跟他後而，走进竞技场成千上万人潮的目光之下。

精灵的反扑

「如果你聪明的话，就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。」希尔达在中央竞技台上，向对手边的比尔用挑 的话气说，「不要抵抗的太强烈，我或许会手下留情，让你不流血地下台。反正你都要输，何苦多浪留我的体力？」「你不要太目中无人了！」比尔并没有被激怒，也没有因此而产生畏惧，他只是紧紧握着我给他的迷雾之杖，让信心与力量在他体内不断增强着，「如果在几分钟前你告诉我这些话，我也许会乖乖接受你的摆布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我背後有最强

的力量支持着我……我，是不可能输给你的。」

「我不会输的，是吧？小安？」比尔的气魄本来非常意气风发，但是他竟然缚身向在台下的我偷偷问了这句话，一下子就把他的英雄气魄抵消得一乾二净，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是好气或好笑。

「谁？你的背後是谁？」

希尔达并没有认出场边带着斗篷的我，显然只把我当成普通的场边指导而已。「不管是谁，都不能改变这场比赛我胜你负的事实了，来！接招吧！我要让你後悔竟不自量力地想跟我决斗！」希尔达拔出剑，很快地朝比尔挥了过去，一场激烈的战斗随之展开。在一阵攻守之後，比尔很明显地落了下风，除了闪躲之外，几乎没有招架之力。我并不感到意外，若以希尔达现在的战斗力而言，与二十年前的迈西斯已经相去不远，即使是我来应战也会是一场苦战，何况是刚刚成为魔法师的比尔了？其实，我根本没有把握比尔会赢，我也不认为他会赢，但是我相信迷雾之岛的精灵这样安排一定有它们的道理。

「怎麽样？现在求饶或是弃权都还来得及，给你最後一次机会，下一波攻击，我绝对要你躺着下场。」在一阵猛攻之後，希尔达脸不红、气不喘地停了下来，对着衣衫已被剑削得零零碎碎的比尔下了最後通牒。

「小安，告诉我怎麽去反击！我不能只是挨打！」比尔身上已经有几个伤口开始滴血，但是他不但没有露出退缩的念头，反而更激发了战斗的欲望。看到这样，我就知道精灵们没有选错人。

「盗贼的战斗方式是闪躲，再找空隙攻击，但是魔法师的战斗，是完完全全不同的策略。」我伸出一只手指，朝着比尔的方向指去。

一阵闪光从我指尖直射迷雾之杖的杖头水晶，「魔法师不擅近身缠斗，所以必须用魔法将对手保持在一段距离以外，不能让战士有近身攻击的机会。所以你除了闪躲之外，就是必须保持一个可供魔法发挥的距离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比尔喘着气，却没有因此停下他的脚步，立刻就照着我的话与希尔达保持一段距离。

「然後集中注意力，将所有的精神力集到迷雾之杖中上。」

我能感觉精灵们已经到达中央竞技场的地下，除了还没有现身之外，事实上已经开始掌控整个竞技场。「你手上的武器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了，它已

经由迷雾之岛的精灵掌控，你只是它们运使魔法的一个媒介。你只要将你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它们，它们就会告诉你，你该做什么。」

「恩利斯伯伯？」希尔达到现在才认出我，脸上露出害怕的表情。「原来他说的靠山就是你？他们说你要来破坏我的胜利，你果然出现了。你...你...」希尔达啊，为什么要这么惊慌？」我已经看出情势在这一刻已经逆转。一边有很强的实力，有整个迷雾之岛的人为他加油，有迷雾之堡做他的靠山；另一边虽然是个菜鸟魔法师，但是背後却有我、以及整个迷雾之岛的自然力量为后盾，谁先感到惊慌，谁的胜算就少一分。

「来吧！希尔达，我要让你也尝尝受伤的滋味！比尔并没有放过希尔达犹疑不定的好机会，举起他的迷雾之杖，让一团炽热的火焰从杖头飞向希尔达。

我体内的魔法也随着这团火焰燃烧起来，事实上，我能感觉整个岛都燃烧起来了，一阵狂风从竞技场外卷进来，扯得竞技场四周插着的迷雾之堡旗帜紧绷欲裂，场上的每个人，也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吹得抬不起头，就一瞬间的工夫，弥漫在迷雾之岛的雾气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却是诡异异常的烈日及狂风。「啊！」比尔的火焰魔法在狂风助势之下，虽然希尔达很快地就闪过去，但是火焰仍无情地扩大范围，将他包围在里面。希尔达受伤的叫声迴荡在竞技场，我仿佛看见迈西斯从观礼台上站了起来，下令手下立刻介入这场比赛；整个竞技场乱成一团，除了不相信希尔达也会落下风的观众外，还有对整个环境异常变化的惊慌。

「这是做什么？」我无声地问着迷雾之岛的精灵。我能感觉到，精灵们并不打算松手，它们不但要终结这场竞技，还要重伤希尔达，这已经不是我的原意，我答应过迈西斯不让希尔达重伤的。「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为什么要用这么强的火焰魔法对付这个孩子？」

精灵们没有回答。希尔达身边的火焰忽然炸开，在竞技场中央开了一个大洞。立刻有人上前将希尔达焦黑受伤的身体抬了下去。但是似乎没有人注意到，炸开的大洞就像开启的潘朵拉宝盒，不断涌出迷雾之岛的神秘力量。不是怪物、不是精灵、就只是力量而已，一种人类虽然看不到、也无法理解，却能发现它的存在、发现它的恐怖的一种力量。

「恩利斯，我们需要你的力量，现在！」忽然之间，我发现自己站到竞技场的中央裂开的大洞旁，身边出现了迷雾之岛的精灵，和呆站着的比尔，精灵的呼唤在我耳边迴荡着，我没有做任何抵抗，就让它们完全地控制我的肉体、与我的精神力。

「在迷雾之岛上的人类们，我要你们听着，」我代替了精灵们，大声地向

场中所有的人说出它们的要求，「迷雾之岛并不属于你们人类的，二十多年来，我们一直以为可以和你们和平共处，但是现在我们知道，你们人类要的并不只是和平相处，你们要的是一个完全属于你们自己的迷雾之岛。」

「所以我们要收回迷雾之岛，再也不许人类踏上来一步。明天日落前，我们要求所有的人类都要离开迷雾之岛，把迷雾之岛还给原本就居住在迷雾之岛上的所有生物。日落後，我们的魔法将不再留情，人类若继续停留在这个岛上，只有死亡一条路。」精灵们藉由我，向场中所有的人下了最後通牒。

在我的声音停歇之後，整个竞技场的声音也同时停歇了下来。但是并没有持续多久，人群愤怒的鼓噪声、以及武器出鞘的金属撞击声，瞬间向已成

为迷雾之岛公敌的我涌了过来。我没有再多说一句话，甚至手指也没有抬起，周围的精灵就已经运使起另一波的魔法，让刚刚出的恐怖力量肆虐於整个竞技场之上。

当人们遇到这股力量，除了极少数心智力量较强的人之外，没有例外的，都被恐惧占满，仓皇往竞技场外奔逃。在一阵子的疯狂逃亡之後，竞技场中央几乎没有人肯留了下来。

「恩利斯！我不敢相信你会这样做！」迈西斯的身影从仓皇逃走的人潮之中走了过来，痛心地向我谴责。「看你把希尔达、以及迷雾之岛弄成什麼样子！」

「迈西斯，这不是我能决定的。」我不带感情地告诉他，「在叁十年前，当我们向迷雾之岛求得古魔法书的同时，我就已经承诺过，我必须执行精灵们所有的要求，你应该再也清楚不过了，因为当时你就在我身边。」

「只是你不能这样就毁掉我辛苦经营二十八年的迷雾之岛！」迈西斯心痛地控诉。

「把这些话告诉经营迷雾之岛数千年的精灵吧！在这个时候，我已经没有办法有私人的感情了，「我已经不能决定什麼，我只是它们手中的一只棋子，在它们的意念之下，执行它们的指令。」

「除了比尔之外，所有的人都走远一点，接下来的魔法威力会伤到你们。」我挥手要唯一还没逃走的艾蜜和隆和我们保持一段距离。

「比尔，给我你的手。这是你第一个要学的魔法，尽管以你的力量到真正可以运用，至少还在二十年之後。把精神力集中，跟着我念咒语。」

「这是什麼咒语？」比尔问。

「生物封锁咒文。」我静静地举起双手，让自身的魔法与迷雾之岛的力量结合为一，然後集中在比尔手上，让最後的魔法由他手中发出。不要问我为什麼，这是精灵们要求的，它们要他来进行这个魔法。「这个魔法是迷雾之岛古魔法书中记载的最强魔法之一，是防卫迷雾之岛的最强魔法。除了你和我之外，在未来叁十年，任何踏上迷雾之岛的生物，都没有例外地必须面临死亡。」「不要多说话了。专心和我一起完成这麼咒语。」我让魔法爆炸在我和比尔之间，瞬间弥漫到整个迷雾之岛。

迷雾下的夕阳

鲜红的落日，像叁十年前一样染红了遗忘之海。水面闪耀的金色光芒，很刺眼，照得眼睛几乎睁不开；但是就在不久後的马上，这些都将成为过去，迷雾之岛上将再度被终年不散的浓雾所笼罩，在这个岛上，站在我现在站的位置，在叁十年内大概是看不到夕阳了。

我缓缓地叹了口气，不知道我自己到底为了精灵做了什麼。我为它们启动了迷雾之岛的生物封锁咒文，答应它们要培养比尔成为下一任的守卫者，除此之外呢？我毁了迷雾之岛上所有人类造成的文明，重伤了有点狂妄但却是无辜的希尔达，驱逐了所有迷雾之岛上的人类，逼他们离开他们定居二十多年的家园。

我已经不知道我是个帮精灵收复迷雾之岛的恩人，还是帮着精灵赶走人类的罪人？「小安，我们是不是也该走了？」比尔在我身边提醒我，日落已经即将到来。

「不必急，我们可以晚点再走。」我回过神来，看着这位新诞生的魔法师；至少，在他身上我仍可以看到希望，而不是无奈。「我还有很多要教你，

你待重头学起，而这要花上不少时间，留在岛上，除了精灵也会帮忙之外，也比较不容易分心。对了，艾蜜和隆呢？」他们在帮忙岛上最後一批人撤退。」比尔遥指着北岸的码头，「小安，我们能不能去跟他们说声道别？既然我们要多留往岛上一段时日……」

「当然。」在昨天的魔法之後，艾蜜和隆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。我猜他们不是被我放出的超强魔法吓到，而是出於他们也是人类的一种不以为然。但是他们没有说出来，只是留比尔跟我在一起默默地走开了。我相信他们之所以不发一言，只是基於伙伴之间的情谊，不想对我的行为做出任何指责。

「其实艾蜜和隆也能体谅你的心情。」比尔忽然冒出这句话，让我吓了一跳。看来精灵开始给他的能力，好像比我想像的还多。

「走吧。」我伸手搂住比尔的肩，轻轻回忆起一个常用的魔法。「我用瞬间移动魔法到北码头找他们。仔细学着！这些魔法也许现在你还不能自由运用，但是却是你一定要学的。要成为一个魔法师，是段艰难而且漫长的修练，你要有投入後半辈子在魔法上头的打算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比尔点了点头。

我大声为比尔念出了这个咒文，让他仔细地聆听每一个音节，我看到他闭上眼睛，低声地覆颂这个咒语。我感到欣慰，即使他现在的魔法力还无法施行这个魔法，但是他记住了。一旦他的魔法力到了足够的时候，对魔法的施放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，这个咒文对他来说就会像呼吸一样自然。我渐渐了解到精灵选择比尔的原因，因为我也渐渐发现他的魔法才能，在开窍之後，竟然有这麼高的慧根。

「咦？这麼快就到了？」周遭人们搬运货物的嘈杂，让比尔张开了原先紧闭的双眼。迷雾之岛北岸的码头，此时只剩下最後一批人类，和最後几艘正在准备离去的船只。比尔很快地奔向人群，寻找艾蜜和隆的踪迹；而我，则朝着侍卫簇拥下的迈西斯走过去。

「放下你们的武器，这些都已经没有必要了。」迈西斯周围的侍卫看到我的走近，不约而同地拔出武器兵戎相向，迈西斯叹了口气，要身边的人收回武器。

「你们都退下吧！我要和恩利斯私下谈一谈。他不会伤害我的，你们全部退下。」

「迈西斯，我想，我欠你一声对不起。」在迈西斯手下心不甘、情不愿地退下之後，我轻轻向迈西斯道歉着。「如果早知道会有这样的结局，二十八年前的我就不应该要你帮我守卫迷雾之岛，让你费尽心力经营之後又化为乌有。我该自己待在迷雾之岛的。」

「恩利斯，不要再说了。」

夕阳下迈西斯的脸和他的年纪一样，都露出了迟暮的疲态。「在昨天，也许我还无法原谅你，但是我仔细想过之後，没错，这也不是件能控制的。我只顾着满足自己建设迷雾之岛的心愿，没有考虑要与迷雾之岛本身和平共存，导致今天精灵要驱逐我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而希尔达的伤，大概就是迷雾之岛的精灵对我胆大妄为的惩罚。」

「希尔达……他还好吧？」我内疚地问。「死不了的。」迈西斯的脸还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作为父亲的关心与心痛，尽管嘴上轻描淡写，「看来，你要给他的教训，的确达到了它的效果。我希望从今以後，他能够改改他过於骄傲的个性，在失去迷雾之堡少堡主的地位之後，能从一个平凡的战士重新

出发。

」
「迈西斯……」我看着远方黑暗逐渐吞噬着迷雾之鸟，不禁心中一阵惆怅。「那你离开迷雾之岛之後，要去哪里？」「哪里都可以去吧，我想。」

迈西斯耸耸肩，无可奈何地说，「先去哈柏港再说吧！反正到了我这个年纪，大概也经不起另一次长程跋涉了，也许就终老在哈柏港了。」

「嗯……」我无言以对。就这样和迈西斯沈默对望着，回忆起叁十年前的并肩作战，以及这几天中发生的点点滴滴。不远处比尔也在和艾蜜与隆道别着，艾蜜不时往我这边看过来，似乎有话想跟我说，但是却走不过来。比尔积极地想说服她什麼，她只是一直摇头，最後，隆对她说了几句话，几乎是架着她向我走了过来。

「小安，我和艾蜜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」隆低沈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「不管你决定做什麼、或是你已经做了什麼，我们都是支持你的，无条件支持你。包括这次的事。」说完後隆用手肘推了推艾蜜，要她也说句话，但是艾蜜死闭着嘴，一句话也不肯说。

「谢谢。」我的眼泪在眼眶中流转，抑制着不让它掉出来。

我也不知道为什麼，能得到隆的谅解竟然对我有这麼重要，重要到让我感动落泪。

「不要这麼客气了！伙伴就是要互相信任，毫无条件地信任对方所做的任何决定，不是吗？」隆咧着他不易展开的嘴，露出难得的笑容。「比尔这家伙就托你照顾了，好好磨练他，不要让他又像以前一样吊儿当，什麼也不肯认真学。我答应他过世的父母要好好照顾他的，现在，我想拜托你帮我接下这个任务。」

「嘿！你们好像在托孤一样，好歹我也不是个小孩了，可以吗？」比尔又不服气地插起嘴来。我和隆相视大笑，比尔在我们的笑声之下，也不好意思她笑了起来。但是我们都没留心到，艾蜜在此时已是泪流满面。

「安布劳希！我恨你！」

艾蜜忽然爆发了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，一把鼻涕，一把眼泪地就骂了起来，「我恨你！先是你总是来来去去说走就走，你自己走就已经很过分了，现在，你又要带走比尔，把我们这个队伍拆成什麼样子？你…我恨你……我恨你为什麼要在肯贝斯城让我遇到，我恨我自己为什麼要找你进队伍，我…」她还没说完，就已经泣不成声。

「艾蜜……」我轻轻地搂住她的肩，想跟她说对不起，她却整个人倒在我的怀中，靠在我的肩膀上哭了起来。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麼，只是轻抚着她的头发，企图舒缓她的情绪。她的发香让我想起了凯萨琳，当年她也常在我怀中

哭泣，凯萨琳也爱哭，为了什麼都能哭，总要哭到我心软投降为止，老实说，我现在已经想对艾蜜投降了，我想要带比尔和他们一起走，一起再去冒险……「迈西斯大人！」身边侍卫的大喊，提醒了我迈西斯还在身边，把这一幕戏完全看在眼里，但我还没有时间感到不好意思，就已经为接下来的讯息感到震惊。

「迈西斯大人，哈柏港传来了紧急求救的讯息！」特卫跑到迈西斯面前，上气不接下气报告，「根据刚从哈柏港驶来船只的船长说，有只神的部队刚刚袭击了哈柏港，在港口守军的抵抗之下，敌军虽然撤退，但是却转向魔

森林的侏儒们。根据侏儒族传来的消息，这批神 的敌人，目的可能是侏儒洞窟深处的生命之石！」「我知道了，下令所有的士兵，在哈柏港集结，等候我的指示，准备增援侏儒族守卫生命之石。」迈西斯立刻下了明确的指令，他的手下也立刻传令下去。「恩利斯，我想我必须拜托你，一起去守卫生命之石。」迈西斯转向我，义正辞严地提出他的要求，「一来我已经年迈，在希尔达重伤未愈的情况下，我需要有人代替我指挥我的军队，以免被我的不灵活拖累了速度；二来，生命之石关系重大，若落入恶人手中，後果你应该比我清楚；叁来，叁十年前是你为生命之石室下了结界，你应该是最能利用原有守卫力量抵抗入侵者的人。所以，也许是我这辈子最後一次拜托你，希望你能代替我指挥我的军队，协防侏儒洞窟。」

「这不用你说，我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。」我转头对比尔说：「看来，我们的修练必须在旅途上进行了。艾蜜，你也别哭了，只要你肯陪我们去侏儒洞窟，队伍就不会散了。隆，你说呢？」「当然是义不容辞。」隆点了点头，「不过我们动作要快，最後一艘船要开了。」

「我不坐船，」我笑了笑，企图在这个紧绷的气氛中制造一点轻松，「我会晕船。我有更快的办法：我用瞬间移动咒文送大家一起过去。」

「我可不了，我还是搭我的大船好了。」迈西斯摇摇头，走向他的专属船舰。

「我年纪大了，承受不住你那咒文的折腾。叁十年前我就受够了，我宁愿坐船还舒服些。」

「为什麼啊？」比尔好奇地问，「瞬间移动咒文不是又快又平顺吗？」

「你待会儿就知道了。」

我神 地笑着。

第四篇 矿坑中的偷袭

「隆！小心背後！」

比尔大叫。

隆快速地转过身来，一把无声无息的剑朝他迎面而来，在来不及招架之余，隆用了最快的速度闪了过去，跌坐在地上。但是偷袭者并没有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，一连数击毫不留情地追打着隆。在翻滚之间，隆并没有时间拔出挂在腰间的长剑，也使得他的情势，一直无法扭转。

「比尔！火焰魔法！」

「攻击！」隔着这麼一段距离，我只能在地下河流的彼岸空着急而已。

毕竟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重回这个荒废已久的古老矿坑，为了在一段段崩塌的坑道之中寻找正确的路径，我实在没法子分心注意其中蕴藏的凶险。这次无意间被突乎其来的地下洪水阻隔、让隆和比尔困在危机四伏的一侧，的确该算是我的错。

「小安，我...施不出来！比尔摊着凝聚不起魔法的双手，呢喃着不成调的咒语，朝我这边无助地喊了回来。他又急又慌，甚至没有注意到更多的敌人，可能朝他的位置聚集中，只是不知所措地在隆身边乾着急。「可恶！」我几乎想要用飞翔魔法飞过河去，但是我更不能放着艾蜜一个人在河这岸独自面对未知的危险。我目前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设法安定比尔的情绪，让他施魔法来帮忙隆。」

「比尔！你可以的！调匀呼吸，冷静一下头脑，你可以聚集起足够的魔

法力的！」

「安，不要管我，你过去帮他们的忙啊！」

艾蜜在我身边已经担心得恨不得游泳过去帮忙了。她对着对岸的比尔大喊：「比尔，就像昨晚我们练习的那样，你可以办到的！」

「艾蜜，你知道我不可能放你一个人在这边的。」我伸出双手，很快地在我和艾蜜身边围绕起一股防卫魔法，「艾蜜，这边也可能有敌人，我现在先做个简单魔法防御，你必须专心警戒这边，因为我要分神去帮隆他们的忙。有动静，立刻要把我的注意力叫回来，不然你我都会一起陷入危险。我们经不起两面受敌，知道吗？」

「安...我知道了。」艾蜜没有经过多久犹豫，立刻拿起法杖背对隆的方向，专心警戒。我可以看到她因为担心而不断颤抖的双肩，但是我知道她会做得很好的。

艾蜜虽然比较情绪化，其实是这个队伍中最坚强的人，我一直都知道这点。

「比尔！拿起匕首应战！」

在看到比尔憋脚地玩弄他的迷雾之杖，我不禁心中有气。最基本的火焰魔法不知道已经教过他多少次，他也早就会了，可是就是不肯好好练习，这下好了，临场用不出来？隆现在最需要的，不是强大的援助，而是拖延敌人，只要

能让他拔出剑，情况就会大大不同。但是，比尔现在几乎等於个废人，连个魔法都用不出来？

一个不会用魔法的魔法师？

我已经不指望比尔能在这种情形下用出魔法，我伸出食指，在指尖凝聚很小范围、威力却会相当惊人的力量；矿坑中没有光亮，距离又很远，在这种情况下更经不起任何的误差。我很清楚，这不是施用这种远距离攻击魔法的好时机，但是在比尔失去战力的此时，我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了。「隆，集中所有力量防御！你要有被我魔法击中的心理准备！比尔，闪远一点，专心注意有没有其他的敌人接近中！」

「小安，你要做什么？」

比尔惊恐地望了过来。我没有理会他，在看到隆停止翻滚闪躲、将力量集中於防守之後，我毫不犹豫地魔法喷射过去。一道闪光划破潺潺水声中的荒废矿坑，准确地击中扭打中的隆与偷袭者；我已经尽可能地将攻击力瞄准偷袭者，也看到偷袭者在承受魔法之後不支地倒了下去。但是，我也看到隆承受了部份的攻击，同时倒了下去。

「隆！」比尔在魔法消退之後，立刻冲到了隆的身边。从比尔的反应，我知道隆受伤不轻，何况他已经在偷袭者的攻击之下先受了不少伤。我看了看艾蜜；一咬牙，做了一个不容易的决定。

「艾蜜，撑住五分钟，我去把他们接过来。」我拿给艾蜜一个自动启发的魔法卷轴，「有人来时就打开这个卷轴，用力丢出去，然後施个防卫魔法和我先前的配合，紧紧地躲在里面。但是，我希望这个魔法卷轴不到非不得已，不要打开。」我知道了。你快去吧。」艾蜜连头都没回，接过了卷轴。在同时，我看到有更多的偷袭者往隆与比尔的方向接近中，事不宜迟，我立刻用了飞翔魔法横越地下河流，抱起隆和比尔，用最快速度在敌人抵达之前飞回艾蜜身边。

「隆！」艾蜜的坚强在看到隆的伤势之後，一下子就崩溃了。我示意要比尔接下艾蜜的警戒工作，把隆留给艾蜜的治疗咒文，而我并没有浪费时间，立刻转身面向对岸聚集的敌人。我相信敌人是有备而来，想越过地下河流只是时间问题，而且我不知道确实的数量到底会有多少。脑海中映起刚刚抱起隆时看到他的伤势，心中一股无名火，不禁随着澎湃的魔法燃烧了起来。

「你们！」我举起双手，在双手间凝聚起高於刚刚数倍的魔法力，向对岸的敌人喊着。「你们接招吧！」话声一停，手中的魔法像个脱闸而出的猛兽，瞬间往敌人席卷过去。魔法的力量在瞬间吞噬掉黑暗中的敌人，但是我知道，这个力量并不足以打倒他们，顶多只是拖延他们凝聚下一波攻击的时间。

「艾蜜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必须找个更安全的地方再来治疗隆。」看着对岸仓皇承受我攻击的敌人，我心中却一点都没放心的感觉。

我有一种感觉，这不是个碰巧的偷袭，这应该是个有计画的攻击，包括地下河流的突然暴发，恐怕都只是计画的一部份。在弄清楚处境之前，我想，暂时还是不宜与敌人正面冲突。

「等一下，隆现在经不起移动啊！」艾蜜一边流着泪，手上治疗魔法的光芒却也没有歇着。「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就好了。」

「艾蜜，我们不能等。敌人随时可能再来。」我对隆施了一个冻结魔法，暂时冻结他的伤势。「比尔，凭你盗贼的本能，找个安全的地方。要快！」

「我知道了。」比尔直到现在才终於敢开口，但是也只是短短一句话。他藉着微微的光亮，朝矿坑深处闯去。我抱着隆，和陪伴在身边的艾蜜紧跟着比尔走去。

禁锢魔法

「隆，还好吧？」比尔小声地问。

「死不了的。」艾蜜显然还有气，并没有给比尔好脸色看。

她轻轻呵护隆，让隆舒服地躺下，慢慢地修养伤势。我也在隆身上撒下一点魔法的光辉，让他恢复的速度，能快一点。

「小安、艾蜜，我...」比尔满怀愧疚地，似乎想要道歉，但是艾蜜已经按耐不住脾气，眼看就要发作。但是我抢先了一步，打断比尔的话头。

「比尔，不要说抱歉。」我看到比尔有点惊讶、有点松了一口气，但是看到我的脸色，又觉得不对，我似乎没有那麽容易原谅他。没错，我并不是要原谅他。

「比尔，我很早就跟你说过，而我现在，再跟你重复一次。」我用很严肃的语气，压抑住自己想要狠狠痛责比尔的冲动，「在战斗中，永远都不要说抱歉。因为你不曾有机会说抱歉。不管是愚蠢的举动、或是该攻击的时候使不出力气、或是任何可能危害伙伴的举动，你都不必道歉。因为，伙伴如果没有因为你的愚蠢而阵亡的话，也会因为你的无能而离你而去。」

「小安，我...」比尔试着想说什麼。

「不要叫我小安。」我握紧拳头，把几乎忍不住要放出去的力量紧紧压抑住，「从今天起，你没有资格叫我小安。身为传授你魔法的师傅而言，我对你太过放纵了，我让你肆无忌惮地和我平起平坐，以致你把我的话都当成耳边风，从没有好好把我说的话放在心里，才让隆差点丧命。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，一个就是现在乖乖的离开，另一个，就是觉悟地接受我今後绝对不再留情的严格训练。」

「安...安布劳希师傅，我...我甘愿受罚，也愿意接受你任何形式的训练。」

」比尔低着头，满怀愧疚地说。我实在很恨自己，如果不是我一直放纵他的吊儿郎当，隆今天也不会死亡边缘挣扎着。

「比尔，站到里面去。」我从比尔腰间拔起传给他的迷雾之杖，在地上画了一个魔法阵，示意要他走进去。比尔满脸迷惘地走进去，他意识地伸手接过我给他的一本薄薄魔法书。我伸起右手，让手中酝酿许久的魔法在魔法阵内爆发；一阵绿色的光芒瞬时在魔法阵的圆形范围中闪耀，结结实实地把比尔包在里面。

「这是禁锢魔法阵。」我没有理会比尔惊恐的反应，「除非找到正确的魔法来解除，否则你一辈子就待在里面等死吧。刚刚给你的魔法书里，有解除的魔法，但是你必须自己找出是哪一个，或是哪几个串起来的魔法顺序。里面的魔法我大部分都教过你了，用不用得出来是你自己的事，魔法一天施不出来，你就多待在里面一天。我不会救你，这个魔法阵也不是能从外面解得开的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」

「安布劳希...这...」比尔拿着那本魔法书，就好像溺水的人抓着一枝不晓得能不能、怎麽去救命的稻草一样，「我...我该怎麽做？」

「不要问我，问你自己。」

我这次真的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不想再放纵比尔照他的意思来学习魔法。

「你一直以为，有迷雾之岛的精灵来撑腰，你可以少花很多心力在魔法学习上，就达到一流魔法师的水准？错了！你大错特错！命中注定要你成为魔法师，但是并不保证你：一定可以成为魔法师，如果不靠自己努力的话，你永远只是命运的一只棋子，迟早有一天会被放弃，因为这只棋子一点用也没有。」

「命中注定，只是让你有更好的机会而已，如果你自己不懂得去掌握，命运也会离你而去的。」我隔着魔法阵指着比尔的鼻子，毫不留情。「你，现在你正在毁掉你的机运，你正在毁掉你自己。这回，我不会帮你，你得靠自己的力量突破这一次的关卡，迷雾之岛的精灵也不会大老远跑来帮你。」

「另外，我还要提醒你，我们只等你等到隆复原为止。隆一复原，如果你到时候还突破不了这个魔法阵的话，我们会把你丢在这里。」我挥手止住比尔的话头，「有时间说话的话，不如好好看看魔法书，回想一下以前我教这些魔法的情景，这样你可以在饿死渴死之前，多点时间精力突破这个魔法阵。」「什麽？我在里面吃的喝的都没有？」比尔这回真的发慌了，对着转过身不再理他的我发抖地问着。

「废话。」艾蜜代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。「对一个施不出魔法的魔法师，这个处置再也恰当不过了。」她还狠心地加上一句：「你放心，如果你饿死在里面，我会为你流一滴同情的眼泪的。」

秋季第二个月圆

又是另一个月圆之夜。

即便在不见天日的矿坑之中，凭着魔法的悸动，我也能感觉得到。我竖起耳朵倾听，废弃矿坑中，似乎有其他的脚步声，一直在远方的甬道中来来去去。但是我所担心的，并不是又会突然出现的敌人，因为我已经将我们歇息的洞穴，暂时地与外面封闭。在我重新用魔法打开之前，大概是不会有人能找得到我们。

这样的话，隆才能得到完全的复原机会。

艾蜜正在一旁熟睡着，她毕竟也累了，几乎没有间断地为隆施治疗咒文，也不是件轻松的事。我们把禁锢中的比尔留在相邻的洞穴中，他能够不受干扰地和禁锢魔法奋斗，我也不会又一时心软放他一马。我想，这也许是我个性上的一个很大的弱点，我常常狠不下心来对别人要求什麼，宁愿改变自己来迁就别人，所以才让比尔把魔法用成这样。

在这漆黑的废弃矿坑中，我不禁对自己叹了一口气。

在侏儒洞窟入口被我封锁之後，通往生命之石室的路，变得更险阻难行了。根据我多年前的记忆，我选择了应该是捷径的这个废弃矿坑，希望能在敌人闯到最後关卡之前，及时拦阻他们。

迈西斯...迈西斯的部队，一如我所预料的，即使在迈西斯的命令之下，仍在哈柏港完全无视於我的存在，更不要说听从我的指挥了。我不怪他们，毕竟我乃是毁掉他们居所的人，他们没有对我兵戎相向已经很难为了。这样也好，和隆、比尔以及艾蜜四个人一路，走进这个废弃矿坑之中，就好像又回到夏天时的冒险一样。

只是这次，我想我离不开他们了。对他们放下了过多的感情之後，要我再狠心弃他们而去、独自踏上流浪的路，我想，已经不是我办得到的了。

而我现在担心的，是无法及时赶到生命之石室，阻止敌人得到力量如此可怕的泉源。叁十年前的封印，在随着时间逐渐减弱之後，连我都不敢肯定还能

保有多少的防卫力量，而人口不多的侏儒族，可能也抵挡不住这种有计画的入侵。而现在，隆的伤势还需要几天的修养，加上比尔的禁锢，这个矿坑已经耗掉比我预估还要多的时间了。而我知道，如果比尔没有及时找出解开禁锢的方法，我很难忍心掉头就走，我还是会在一旁不断暗示的。

只是，怎麼也不能告诉比尔，只要把那本魔法书从头到尾看过一-次，真正去体会魔法的真谛，这个禁锢魔法便会自己解开。与其说是我的魔法禁锢了他，不如说，这个禁锢魔法阵的力量来源是他自己的心魔。如果他能了解自己对于魔法的使命，能够了解一辈子必须毫不间断、让魔法运行流转在他身上的这个宿命，也愿意将他自己献身给魔法，这个魔法阵便会随着他心中最後一丝障碍消失无踪。

我只希望，比尔能在隆的伤势复原之前，就体会这个道理。

黑暗精灵在我身边围绕着，像蝙蝠一样飞舞。我沉淀波涛已久的心灵，集中精神，聆听精灵的声音。自从踏上迷雾之岛、见过迈西斯之後，不知为何，我的心灵总是安静不下来，不但无法与迷雾之岛的精灵沟通，甚至还被自然的力量排除在外，只有当迷雾之岛精灵选中比尔的时候，才藉着比尔运用自然的力量。这种感觉，就好像一股魔法之雾围绕在我身边，遮蔽了我似的。而在现在，在远离人群的黑暗矿坑中，我才终于又找回那种与精灵心灵交会的感觉。

而它们现在传达给我的，竟然是一种心悸的警告。

就好像要走进一个曾经非常熟悉、但是有一阵子没有造访的房间，打开那扇熟悉的门，一瞬间却涌出一股蝙蝠，黑压压地往脸上扑。

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，一股股恐慌以及警告，涌进我没有防备的心灵，让我在一霎间几乎陷入无垠的恐惧之中。我彷彿溺水的人，奋力抓住最近的一根稻草，然後用力施出我的魔法，将自己安定下来；即使仍然像大水中不由自主的水草，但是，至少我能稳定下来，慢慢看清身边涌过的，是什麽样

的冲击。

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，正在无声无息地席卷整个大陆，在大部分人类都没有警觉的时候。

我开始了解到，迷雾之岛为什麼用了那麼强的力量，将整个岛结结实实地封印起来，因为除了这样，并没有方法阻止这股力量控制一切。而这也是矿坑中的黑暗精灵正在做的事情，地下河流的爆发，此起彼伏的坑道崩陷，以及最终的黑暗封印魔法，都已经在慢慢进行中。我已经知道，我必须在叁天内离开这废弃矿坑，否则我将永远地出不去，黑暗精灵已经启动了属於它们的封印。

而远方来来去去的敌人脚步声，原来已是一群被困住的猛兽，恐怕都无法生离这个废弃矿坑。

而我现在要做的，就是在叁天内，把艾蜜他们带出去，并且尽速警告所有大陆上的生物、尤其是人类，这股可怕的力量正在发生中。更重要的，我必须立刻赶到生命之石室，把敌人企图染指生命之石的念头，彻彻底底地销毁。

时间，已经不多了。要阻止这股力量，时间是我现在最欠缺的。

毫无保留

「安，你怎麼了？这种天气也能流个满身大汗？」艾蜜揉揉依然惶忡的双眼，对全身冒冷汗的我说。

「没事。」我从刚刚的惊吓之中强打起精神，硬挤出一个笑脸，企图装作若无其事。

「一个魔法一直记不起来，一心急，就把自己弄得满身大汗了。我想，还是不要太依赖自己的记忆力，偶而查查魔法书，还不算伤害我这个传说中魔法师的名声。」

「你啊，连撒谎都不会。」

艾蜜摇着头，拿起手帕帮我擦掉额头的汗，「你尖叫的声音都可以把我吵醒，显然不会是记不起魔法这种小事。会让你尖叫出声的事，一定不是小事，而且在我被你吵醒後，看到的你又流了一身冷汗。我看，我拿件衣服给你换，以免在阴冷的地下坑道中着了凉；我们现在可经不起又一个人达不到百分之百的战力了。」我...我尖叫了吗？」我摇了摇头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刚刚做了什麼。伸出右手，用魔法把面前的营火加烈几分，熊熊的火焰不但照亮了原本阴暗的洞穴，也添增了一股暖意。

「看来，我在你面前好像一直都不容易撒谎。好吧，的确是有事情发生了，非常恐怖的事情。但是，希望你暂时不要问。我会告诉你的，但是不是现在，在我自己都还没有理清一个头绪出来之前。」

「我才不敢问！」艾蜜感觉到我态度的凝重，摆出了俏皮的笑容，企图缓和我的情绪。

「你的事情如果不想说，我才不敢多问。上次就是多问了几句，套出你就是传说中魔法师恩利斯之後，你拍拍屁股掉头就走。我才不那麼笨，如果你又想把我們甩掉，这不就是一个绝佳的藉口？隆说...」她忽然发现自己好像说了不该说的话，忙不迭地把自己的嘴巴捂住。

「隆说了什麼？」我笑了笑，知道这个答案艾蜜是不会给我的。他们叁个人之间，一定有了某种协议或是默契，就是不再问我什麼问题。我当然知道，我上次忽然的离开给他们造成很大的打击，而他们愿意用任何方式避免

事情再重演一次。「隆说啊，」艾蜜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了下去。但是我一听，就知道这不是原来她想说的话。「隆说你这个讨厌鬼，一肚子坏水，多问你只会多编几个故事来骗骗我们，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已。所以，不要问你问题，以免你不是不告而别，就是还要花脑筋想故事。」

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啊？」

我摊开双手，做出一副无辜样。「好嘛，那现在开始，我给你问问题，我绝对都照实回答，如果我说了一句假话，我就用电击魔法狠狠地电自己一下。」

不过，我保留不回答的权力。」

「你好诈啊！」艾蜜撒娇地说，「不管不管，你敢不回答我的问题，那我现在立刻掉头就走，我可是说到做到。」

「好吧，给你问，我放弃不答题的权利。」我点点头，算是对她投降了。

「不过，先警告你，不要问你问不起的问题。」

「会有什么问题问不起的啊？」艾蜜眨了眨眼，问出第一个问题：「那好，我要知道你和凯萨琳之间的故事。」

「你...你还真会挑问题啊...」我顿了顿，说：「你为什麼想知道我和凯萨琳的事？」

「因为这是传说中，最美的爱情故事之一。」艾蜜带着那种纯情少女的表情，一脸兴致勃勃。「从小，我就听过你和凯萨琳的事。在你拯救她的村庄之後，她随你踏上征战的旅途；你为她直闯卡萨大教堂，让她得到米西尔主教的洗礼，之後成为最强的僧侣之一。你们一起闯荡精灵洞窟，守卫生命之石，探访迷雾之岛，与黑龙王做决战战斗...天哪，这个是我小时候百听不厌的传奇故事，现在知道男主角就在我面前，我怎麼能不仔细问清楚？告诉我...你一定要告诉我，你不准赖皮。」

「凯萨琳...」我又让这个名字在心中熨过了一次，那种让心整个燃烧起来，却化成灰烬的感觉，就像过去叁十年一样，又再度地循环了一次。「凯萨琳...全世界最温柔的女孩子...你既然全知道了我们之间的事，你还要问什麼？」「我想听男主角本人，再讲一次这个故事给我听。」

艾蜜一脸坚决地坚持，我一定要遵守我刚刚的诺言。

「反正隆还需要休息，比尔还在跟禁锢魔法奋斗，我们有一整夜的时间，让你把故事完完整整地讲给我听。我要你重头讲起，从你们第一次见面讲起。」

「好吧。」我点点头，就像讲一个跟我完全没有关系的故事一样，用我自己都不认得的语调，把叁十年前的故事，第一次完完整整地搬了出来。「叁十五年前，当我从魔法学校毕业之後...」

「...我把她葬在翡翠湖，用她最喜欢的玫瑰棺木。好，故事完了。」在好几个小时之後，我拍拍双手，好不容易把故事完完整整地说完。

「就这样啊？然後呢？」

艾蜜流着还没有流乾的眼泪，不知什麼时候，已经把我胸前当作最大的手帕，沾满她的鼻涕眼泪。「然後呢？哪有故事是这样完的？後来呢？」

「没有後来了。」把这些事说出来之後，我心中竟然觉得舒坦多了。叁十年来，第一次把所有的事情，这样毫不保留地重头到尾想过一次，说了出来。

好像把积在自己脑中、保留了太久的 密都一古脑放了出来，心中竟然

有种松口气的感觉。也许，对于凯萨琳而言，把她关在我的记忆中太久，对她而言，也不是件公平的事。

「你不是只要听凯萨琳和我的事吗？之後就是我自己的事了。」

「太...太感人了...」艾蜜滥情地唏哩哗啦，把我好不容易汗乾的衣服又弄

得一塌糊涂。「告诉我，你现在还爱她吗？」

「爱。我不假思索地回答。我轻拍艾蜜靠在我胸前的双肩，眼泪却也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「我爱她。一生一世都爱。我至今仍活着的唯一目的，就是不想让她牺牲生命换来的魔法，让我不珍惜性命地死去。只要她的魔法一从我身上消逝，我立刻就会结束我的生命。」

「立刻？」艾蜜仰起头，看着留着泪，语声却异常平静的我。「不！我不准你死！」

「傻瓜，我又不是现在就要死。」我摸着她的头发，像叁十年前抚着凯萨琳的头发一样，轻轻地顺着发丝，让指间感觉到她的温柔。

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不准你死，你懂吗？」艾蜜坚强的双唇间，将这些话一字字地吐出来。

「为什麼？」我苦笑着。

「因为我爱你。」艾蜜的唇吻上了我的唇，毫无保留。我只觉得好像有魔法往我身上流窜过来，但是我已经无暇注意这些了。因为，艾蜜纤细的身躯在我怀中，忽然化成了凯萨琳，瓦解了我叁十年来的防备，溶进了我的身体。我没有抵抗，只是让事情这样地发生。

在那个晚上，我和艾蜜，毫无保留地占有了彼此。包括心灵。

新生

远方传来矿坑崩塌的巨响。

从魔法的共鸣，我知道废气矿坑的黑暗精灵已经开始了它们的封印。在矿

坑废弃这麽多年後，终於要彻彻底底地封闭了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对于这些不知该算是自然的反扑，还是自然的自我防卫，感到一股无力感。自然总是比人类更早一步就发现事情的不对劲，而人类，却只能在事情很难补救的时候，才惊觉一切已经迫在眉梢。

「安，发生什麼事了？」艾蜜在被惊醒後，揉着蒙眬的双眼问。

「该是离开的时候了。」我静静地回答她。「你叫醒隆，虽然隆还没有完全复原，但是我们不能等了。我去看比尔，希望我们不必真的把他丢在这里。」

「喔，不必叫醒我了，我早醒了。」隆的声音忽然插了进来，「我睡了多久了？感觉上好像有一世纪那麽长，我觉得脖子好僵硬...」

「你啊，我用的治疗魔法几乎都可以杀死一只大象了，好不容易让你复原到这个地步，你竟然还在嫌脖子僵硬？」艾蜜用手指轻轻敲了隆的头，顺便也惦惦他的状况，「好啦！虽然不能还给你一个完整无缺的身体，至少，我的治疗魔法可不是盖的！你的状况不错，站起来给安看看，让他以後不要再随便批评我的治疗魔法。」

「我哪敢啊...」我也陪着艾蜜笑闹了起来。隆在一旁也跟着笑了起来。

「那，我去看比尔。」在笑声止歇之後，我收敛了笑容，回到目前的处境。「希望比尔已经突破自己的心魔了。我们没有时间、也不能在这里多待

了。

矿坑马上就要永久封闭了，而生命之石室的危机，也是刻不容缓的。」

「安，如果比尔真的...真的没办法突破，你真的要把他丢在这里？」艾蜜担心地问。

「这样说好了，给我一个时辰，我保证把比尔给带走，可以吗？」我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心软。「我不会替他解开禁锢魔法，但是我会帮他。隆，什麼都不要说，我知道我又忍不住心软了，但是我真的狠不下心。」

「小安，我怎麼可能怪你？」隆看了看我，忍不住也苦笑了起来。「难道我真的可以狠心把比尔丢在这里等死？不要忘了，答应他父母照顾他的人是，如果你真的要放他自生自灭，第一个不同意的，恐怕就是我。这次受伤，其实也不能全怪他，我自己反应太慢也是...算了，这些不要谈了。我和你一起去看他。」

「我也要去的。」艾蜜很快地收拾了营地，斩钉截铁地说：「不要跟我吵，我一定要去的，小安。」

「那走吧。」艾蜜看到我没有阻止她，反而有点讶异。我指了指比尔的方向，示意他们跟在我後面。

在相邻的洞穴中，比尔仍在用仅存的魔法力与禁锢魔法阵奋斗。从那本已经被他丢在脚边的魔法书看来，他应该已经熟练上面的魔法了，但是却找不出破解魔法阵的正确方法。

「小...安布劳希师傅，」在差点又叫我小安的情况下，比尔及时改口：「我已经背下魔法书上面所有的魔法了，但是，到底哪些魔法组合起来，才能破解禁锢魔法？我几乎试过我能想到的所有方法，就是不行...我好饿...好累...」「你啊，饿死累死也是活该。」艾蜜不改喜欢和比尔斗嘴的毛病，即使在很关心比尔的情况下也一副恶形恶状。我连忙施个眼色制止她，因为比尔现在需要的，是鼓励而不是嘲讽。

「比尔，重点不在於怎麼把每个魔法用出来而已，我不是早说过了吗？」我转向比尔，直直看进他的双眼，「我说过一个好的魔法师要具备的要素，你还记得吗？」

「当然记得，你说...」比尔抓抓头，拼命回忆起我说过的话，「一个好的魔法师，除了可以施用强力魔法之外，必须拥有对魔法的敏锐感觉，对魔法的全心投入，对魔法的严谨尊重，以及让整个人与魔法完全结合的体认。」

「那麼，在背起所有魔法之後，告诉我，或者该说告诉你自己，你还缺乏什麼？」我直直看进他的眼睛，从他灵魂深处，看出他不是不懂，只是还没有心理准备去面对这些可能有点超出他负担的负荷。

「我...」比尔歪着头想了-下後，惭愧地说：「我好像什麼都缺乏...小安，我想，也许我真的不适合去当一个魔法师。我不够冷静，不够专心，太过浮动，也许我不是一个魔法师的料。」

「那麼，你就放弃当一个魔法师好了。」我仰起头，犹豫了一下，下了一着险棋，「如果你觉得你还是当一个盗贼合适，那把迷雾之杖还给我，把魔法力还给迷雾之岛的精灵，把你脑袋中的魔法忘记，为时还不晚。你想清楚，如果决定不当魔法师，那我现在立刻就可以帮你解除这个魔法阵。」

「我...真的可以这样吗？」

比尔语气犹疑地说，「可是，如果我这样做，那这一阵子的魔法师修炼，又算什麼？在迷雾之岛上，和精灵们的承诺以及心灵交会又算什麼？我答应

你要尽力学习魔法的承诺又算什麼？没错，不当魔法师是最简单的方法，在我真的找不到自行解开这个禁锢魔法的此时，也许是我恢复自由的唯一方法，但是，我做不到。」

「我做不到。」比尔一咬牙，握紧双手，用那种慷慨赴义的神情，坚毅地说，「我做不到，小安。这是第一次，我觉得自己除了当个碰运气的盗贼外，还能有所作为的机会，错过这次，别说不可能会再有这样的际遇，我想连我自己今後也不可能再有勇气以及力量来完成任何一个目标。我想，我终於懂得你的意思，我是个不知道好好把握机会的人，不懂得好好把握让自己成长机会的人。」

「我想，是的，我还是愿意当一个魔法师，而且是个好魔法师。不管我能不能脱出这个禁锢魔法。我会再试试所有的魔法，只要真的有方法让我自行解除这个禁锢魔法，我想，我一定就能做到，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」

比尔的眼神透露出我从未见过的光彩，一旁的隆，已经感动地频频擦拭双眼。我想我能了解隆的心情，隆一直把比尔当成自己的亲弟弟一样看待，而现在，隆终於看到比尔长大了，真的长大了。

「比尔，我想你已经找到解除这个魔法阵的方法了。」我在感动之余，微笑地说。比尔呆了一下，惊讶地看着周围的魔法阵，化成点点的绿色光芒，与他本身的魔法力相结合，环绕在他身边，然後，收入他的手掌心。

一个全新的魔法师，已经在这里诞生。

脱离

「快！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。」我催促着大家。

黑暗精灵封印废弃矿坑的速度比我想像的还要来得快，在比尔获得新生之後，整个矿坑的崩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疯狂地进行着。从到处可闻的崩塌声，我很清楚，如果没有在最短时间内脱离，可能我们这伙人，全部都会葬身在这个废弃矿坑中。

「安，如果我用迷宫脱离咒文，我们可以到达正确的地力吗？」艾蜜在迅速整好装备之後，很快地问我。

「我没有把握。」我摇摇头，「我们现在不只是一定要脱出这个废弃矿坑而已，我们还必须到与生命之石室相连的侏儒洞窟中。黑暗精灵已经扰乱这里的所有规则了，我想，我们可能必须用可靠一点的方法。大家抓紧我，我必须要用瞬间移动咒文。」

「不会吧...又要来了吗？」

比尔头皮发麻地问。「上次从迷雾之岛搭你的瞬间移动咒文到哈怕港，我真的就觉得很难过了。我觉得，搭船至少我还不会晕得那麽厉害；船只是上下左右地摇，哪像你的瞬间移动咒文，连脑袋和魔法都跟着摇了...」

「比尔！」隆白了比尔一眼。「我还以为你已经长大了，原来还是没有。

看来我要叫小安再把你封回禁锢魔法中。」

「好了，不要闹！，比尔。」我一脸严肃，实在没有心情开玩笑了。「现在不是舒适不舒适的问题，是性命攸关的问题。我没有把握在高速通过崩塌中的矿坑，是不是会发生什麼意外。艾蜜，帮我们每个人来点防御加强魔法，我们会很需要的。隆，比尔现在的状况很虚弱，待会儿抓紧他一点，帮他承受一点伤害。有个心理准备，这次是真的要搏命了，连我都没有把握能够在黑暗精灵完全封闭矿坑之前，顺利脱出。」

「好，我准备好了。」艾蜜收起笑容，很快地帮大家都加强了防御能力。

「我也好了。」隆用大手紧抱住比尔，不理睬比尔的抗议。

「那，我们要出发了。」

我用双手搂住艾蜜和隆之後，让魔法在我们之间运行着。我们化成一团高速的魔法光团，迅速地在矿坑中穿越，直扑精灵洞窟的生命之石室。

第五篇

冥灵族

魔法与剑气在狭小的空间回汤着。

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，我们立刻闯进了一场攻防战。人数不多的侏儒们利用对环境的优势，勉强招架了来自敌人的猛烈侵略。但是即使在侏儒长老的强力魔法之下，这场战争的局势依然太过悬殊，如果不是我们及时介入的话。

我很久没有施放出这麼强力的魔法了。在侏儒长老的协助之下，我们一边往生命之石室的方向撤退，一边让黑暗魔法沿着通道一路蔓延过去。瘟疫般的魔法，并不会挑选攻击的目标，只要接触到的人，没有能幸免的；但是，真的已经没有办法去避免使用这种两面刃的魔法了。

体会到这个魔法恐怖的比尔，在战役後的休息中，依然心有馀悸。

在知会所有侏儒们我的增援之後，侏儒长老将剩下的所有武力，全部集中到这里，生命之石室外。这已经是我们最後一条防线了，除了撤退，只有牺牲性命保卫到底。艾蜜忙着治疗侏儒们的伤势，而我，正在思量我们还能用什麼方式来守住这个绝对不能丢掉的据点。

我有种感觉，这次的难关更甚於叁十年前。也许是我心态已经老了，叁十年前和凯萨琳也是在这里，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的魔法，但是我们却相信我们一定会获胜。但是现在，我不但不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麼敌人，也不知道敌人到底有多少数目。我，一点获胜的把握都没有。

「是人类勾结了冥灵族。」一个侏儒长老用蹩脚的人类语言解释了我的疑问。「冥灵族附身到人类身上。」

「冥灵族？」我愣了一下，恍然大悟为什麼我的魔法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致命的伤害。

「冥灵族？」比尔重复了我的话。我懂，对於这个神的种族，人类的典籍中记载的并不多，而比尔没有听过，倒也不是件奇怪的事。

「冥灵族。」我半仰起头，慢慢回忆起很久以前读过的记载。「这是一种属於黑暗的种族，它们没有形体，有的只是黑暗的灵魂，虽然它们一直都不是个安分的种族，但是因为无法生存於阳光之下，所以往往聚集在地底深处的洞穴中。它们拥有控制黑暗的力量，但是却没有一个可以承受这些力量的形体，因此很少对其他的种族有过威胁，也很少和其他种族有接触。」

「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它们的恐怖力量。」我发了个颤，了解到目前我们面对的恐怖。「传说中，冥灵族可以藉由一个特殊的魔法，与具有形体的生物结合为一，成为一种复合种族。这样这个新个体不但保有原有形体的力量，并且还拥有冥灵族的黑暗之源，在这种结合之下，这个黑暗的个体所拥有的力量已经超出冥灵族原有的力量了。」

「但是，这个魔法早在几百年前就被封印起来了。没想到，竟然会又被挖掘出来？」

我担忧地与侏儒长老对望一眼，「看来，这回的敌人比叁十年前更难对付。叁十年前，我们对付的只是一个主要敌人及他的爪牙而已，而现在，我

们对付的是一整个军队的黑暗个体。」

「还有幕後主使一切的魔法师。」侏儒长老提醒我隐藏在这背後的危机，「一个能运使这个魔法的人，必定不是一个好对付的角色。」

「而且，整个阴谋恐怕仍在我们预估之外。」我把这整个事件到目前为止想过一遍，越来越是心惊，「我总有一种感觉，这个幕後主使人不但与冥灵族有了暗盘交易，而且似乎对於我们的反应，尤其是我，都预估得一清二楚？包括我会取道废弃矿坑的捷径，以及我惯用威力强大的黑暗魔法等等习惯，都想出了破解之道。对付冥灵族，根本不能使用黑暗魔法，这只有加强它们的力量而已。」

「但是现在，我们要对付的是与冥灵族结合的人类，也就是比人类加上冥灵族更强的力量？」比尔在一旁帮我下了一个结论。

「对，所以我必须想出一个魔法，来彻底瓦解这种结合。否则，光是对付这个军队就可以耗掉我们所有的力气，然後让幕後主使人有机可趁。」我点了点头。侏儒长老也点了点头，好像很早就料到我的想法，递过来一本侏儒文字写成的魔法书，翻开其中一页指给我看。在那页上，记载了一个魔法。

可以瓦解冥灵族的光明魔法。

决战前

虽然在洞穴之中，没有白天黑夜之分，但是习惯日出而起、日落而息的种族，依然会照着外面的昼夜作息。侏儒是一个例外，他们有自己的作息标准；而冥灵族，却是个永不歇息的种族。因为在它们的世界中，只有黑暗。

而我将在不久之後，终结它们的黑暗。

「如果有阳光，那就更好了。」侏儒长老喃喃地说。

「即使是附身在人类身上的冥灵族，也无法生活在阳光下。所以，这个魔法不太可能有在阳光下施展的机会。」我静静地陈述这个事实。我想侏儒长老也知道，但是忍不住要这样期望。说真的，我也这样期望，期望有点阳光，能补足我没有把握能完全发挥的光明魔法。即使花了一夜的时间来复习这个魔法，但是我仍然没有把握，能够在侏儒的协助下，将这个光明魔法的威力发挥到最高。

「我能帮上什麼忙吗？」比尔终於忍不住开了口。他在我放下侏儒魔法书之後，也拿起魔法书读过这个魔法，但是上面的侏儒文字却难倒了他。一旁的隆也担忧地看着皱眉思索的我，但是我却很清楚，他们一点忙也帮不上。甚至，如果他们能避远一点，可能对他们的安全会好一点。但是，我能够这麼说吗？

「有，你们可以帮忙一件事。」我在略加思考之後，就决定不能让他们置身事外。而且，他们也不会肯的。「就是尽可能地袖手旁观，储存你们的力量。」

「安...」艾蜜即使在忙於治疗魔法之中，仍从一旁想要提出最严正的抗议，但是我即时打断她的话头，继续说下去。

「这个光明魔法将耗掉我大半的法力，而且在施出魔法的刹那，我会完全失去战斗力。」

我认真地看着艾蜜，让她知道，我相当需要她，虽然不是在最主要的战斗。「那时候，我需要你们来守卫我。如果魔法没有生效，或是有其他的敌人埋伏在一旁，我会完全没有抵抗能力。所以，我需要你们来护卫我，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帮我恢复，以应付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危险。」

「这没有问题，我们绝对可以做到。」隆稳重的声音，帮比尔及艾蜜做了最好的保证。

「那，你们返到後面。」

我看到侏儒长老的手势，了解到敌人正在接近中，而战斗即将展开。「我随时可能施出这个魔法。」

「隆...」看到他们退去的身影，我忍不住，还是叫住了隆。「如果...如果我有什麼万一，希望你能帮我照顾比尔和艾蜜。」

「我会的。」隆在我的肩上拍了一下，给了我踏实的保证。

光明与黑暗的对决

魔法。

很久没有在释放魔法之前，颤抖地这麼厉害。在叁十年前，我曾以为我的魔法力已经到达了某个极限，尤其在终结黑龙王之後，到处流传的传说曾加强我这种莫名的自信。但是在现在，此时此刻，我才又感觉到自己再度渺小起来。没有遇到真正的挑战，人往往会忘记自己的力量，比起整个自然，实在还是太渺小。

而冥灵族，可能是我生命之中最後一个挑战。

我有一种预感，我可能活不过这次的战斗了。在废弃矿坑与艾蜜在一起的那晚之後，我就感觉到凯萨琳的魔法离我而去，而我的身体也开始随着时间，加倍地讨回应有的苍老。不仅是生理上的苍老，连体力似乎也逐渐老去，要不然要怎麼解释才用了几个咒文，就可以让我感觉如此疲累？我没有显露出我的疲态，也没有露出任何的蛛丝马迹，只是继续扮演我应有的角色：传说中威力无限的魔法师。

因为在这个时候，大家的希望全放在我身上。即使一点点的示弱，都只会给伙伴们带来无谓的担忧和困扰而已。

所以，在我用尽全力施展这个光明魔法的时候，我只让这些想法停留在我自己的心里。周围的侏儒们正以他们的方式配合我的魔法，令人庆幸的，这个魔法仍然发挥了应有的功效，将不断涌入的冥灵族，扯离附身的人类上，并且摧毁它们赖以生存的黑暗能源。而失去冥灵族附身的人类，就如同失去灵魂的傀儡，成为一个个躺在地上的尸体。在他们将灵魂卖给冥灵族的时候，其实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：失去他们自己的灵魂，成为行走肉的躯体而已。

「太棒了！」我听到背後比尔的欢呼声，我只有苦笑。当我看似轻松地让这个光明魔法源源而出时，其实我正感觉到自己的力量逐渐枯乾，而且可能再也无法补充回来。当光明魔法的光照耀整个生命之石室外，并将冥灵族吸引过来瓦解的同时，我彷彿在光亮之中，也看到了自己的瓦解。

「我们做到了！」当最後一个冥灵族倒下之时，我听到整个洞窟之中都欢呼起来了。但是，我仍然让光明魔法多持续一阵子，并且往外蔓延。我感觉到生命之石室的精灵已经开始接手，将这个魔法与生命之石的力量相结合，以期让这个魔法成为生命之石室的防卫力量之一。我没有抵抗，让精灵们从我的身上取走光明的力量，化成生命之石的一部份。

因为我再也没有力量控制魔法了。当光明魔法終於走到终点，一切在四周的欢呼中平静下来之後，我无声无息地倒了下去。

「安！」艾蜜在第一时间冲了过来，一个最强的恢复魔法立刻就往我身上招呼着。她的手托着我的头，让我倒在她的双膝上，而恢复魔法的光芒，却无法进到我的身体，发挥它应有的功效。

「艾蜜，不要哭，」当我看到艾蜜开始掉泪，我轻轻地安慰她，「也许，这个魔法真的超出我的能力之外。」一直到现在，我还是决定隐瞒我的身体状况到底。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我的躯体正在加倍老去。

「不！」艾蜜没有放弃地加强她的恢复魔法，不管到底有没有功效，「你是整个大陆上最强的魔法师，不可能，不可能有你都无法驾驭的魔法！这...这只是强力魔法激汤下，身体一时的失常而已，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你的身体一定会对恢复魔法有所反应的...」

我没有答话，静静地让身体渐渐弱下去。其实，当我从侏儒长老手中接过这个魔法的时候，我一眼就看出，这个魔法消耗的不只是魔法，还有生命。侏儒长老也知道，所以我也能看出他的犹豫。但是，该来的，仍是不容推辞的。

也许整个大陆上，就只剩我拥有施展这个魔法的力量。

「让我来。」侏儒长老走了过来，往我头上撒了一些侏儒的魔法粉。我感觉到身体一阵清凉，而艾蜜的恢复魔法也起了某种作用，开始在我身上暖暖地发挥作用。虽然逝去的力量已经无法追回了，但是至少可以减缓我衰弱的速度。

「安...」艾蜜也感觉到我身体的微妙变化，开始破涕为笑。一旁的隆与比尔，终于也松了一口气。但是，此时我的脊骨却闪过一种彻骨的寒。

一瞬间，一枝银色的箭，冲破欢愉的空气，直直射进我的心口。

希尔达的突袭

「我还以为恩利斯真的是不死之身。」一个狂妄的声音，从黑暗中传来。

「谁！」隆手上一把小刀，毫不犹豫地就往声音来处激射过去。黑暗中的身影轻松打落这把小刀，走了出来。一瞬之间，侏儒们被一股魔法笼罩，全部被带

离了生命之石室外。

比尔来不及有所动作，只是挡在艾蜜之前，以防止进一步的突袭。而艾蜜，除了慌乱地施用治疗魔法，整个人已经六神无主。

「是你！希尔达！」隆惊叫了出来。

「是我，」希尔达冷冷地说。「没错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只是这次，胜利女神将站在我这边。」

「为什麼？」隆咬着牙问。

「也许我应该问，你在做什麼？我们好不容易击退了冥灵族，生命之石应该已经安全无虞了。而你，不但没有带着军队即时来增援，反而在这个时候来扯後腿？」

「看来你们比我想像的还要笨。」希尔达挑 的声音轻蔑地说。「那位还在努力治疗魔法的女士，你可以放弃了。我用的是带有致命魔法的杀龙箭，直直射进恩利斯的心脏之後，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有任何人、或任何方法可以把他救回来。」

「你说什麼？」艾蜜呜咽的声音颤抖地说。

「我说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」而尔达的声音中，透露出一种残忍的兴奋。

「为了解决这个难缠的恩利斯，我们可是查遍古籍，搬出最後的杀手了。」「你为什麼要这麼做？」艾蜜整个人已经瘫了下去，比尔即时扶住她，以免她弄伤了自己。

「我真的不知道，这样做对你有什麽好处？」隆痛心地说。

「隆，别说了。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，这整个事件，本来就是他们的阴谋？」比尔终于打破沈默，用异常冷静的口吻，分析了整个现况。「从离开迷雾之岛开始，有谁能将我们的行踪、以及所有的弱点，都掌握地那麽清楚？从精灵洞窟的受袭消息开始，知道小安会义不容辞地离开迷雾之岛加入战局、取道废弃矿坑、和小安惯用黑暗魔法的习惯，当然只有叁十年前和小安并肩作战过的伙伴 迈西斯。」

「那我想，在哈柏港不理睬我们的军队，为什麽至今还没有来增援，应该就是堵在精灵洞窟的各个入口，以防其他人闯进来增援了。而与冥灵族结合的人类，理所当然也是你们的手下了。我该没有说错吧，希尔达？」比尔咬着牙，质问着希尔达。

「都说对了又怎麽样？」

希尔达残忍地笑着，「我的手下已经带走碍手的侏儒族，而你们叁个，马上就要死在我手上了，去阴间陪那个传说中的恩利斯了。你这个自以为很聪明的魔法师，我可没有忘掉你在迷雾之岛上对我做过的事，我不会给你一个痛快的，我要慢慢折磨你到死。」

「想折磨我到死？那也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功力了。」，比尔很快和隆对望了一眼，交换了结伴多年来所累积的默契。这个时候，已经没有时间问交换战术了，只有相信多年的搭档，能在无形中结合出比以往更强的力量。毕竟，使出全力的希尔达，不是个简单的对手。「去吧！」艾蜜在无声无息中丢了个加强魔法到隆与比尔身上，虽然她还瘫在地上没有力气站起，但是却已经咬起牙，暂时将悲伤抛到脑後。「给这个兔崽子一点颜色瞧瞧！也帮安讨回公道！」

隆没有应声。他只是以很快的速度朝希尔达挥出一剑，希尔达举起剑招架；在同时，比尔滚身到希尔达身後，丢出一个强力的火焰魔法，往希尔达背後延烧。战斗在叁个人的缠斗中不断进行，焦心的艾蜜，除了在上手蓄积魔法力准备随时增援以外，只能在一旁乾着急。

在一阵有来有往的攻防之後，叁个人各自跳开，暂时地喘口气。

「我劝你们不要苟延残喘了，」希尔达一边检视身上的伤口，一边放着话，「早点投降吧！说不定我还可以饶你们不死。恩利斯已死，你们难道真的以为凭你们叁个人微薄的力量，就守得住生命之石？」

「守不守得住，等你死在我们手上之後你就知道了。」隆在一边接受艾蜜的治疗时，一边不甘示弱地回着话。「比尔，我想接下来的战斗我一个人就好了。」隆转头小声地对比尔耳语。

「隆！」比尔本来想抗议，但是隆严肃的眼神，让他收回原本想说的话。

「好。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对付希尔达身上，要不然之後我们就只有等死了。」

隆点了点头，提起剑，再度向希尔达展开攻击。艾蜜也立刻趋进比尔，帮他施回复咒文。

「你觉得隆会赢吗？」

在一旁的刀光剑影之中，艾蜜担心地问着比尔。

「不会。」比尔咬着下唇，艰难地摇了摇头。「事实上，联合我们两个人的力量，也打不过希尔达。我不知道为什麽，但是希尔达的力量比起在迷雾之岛的时候，加强地太多了，比我和隆成长的速度更快。现在的他，也许真的只有小安才能解决了。」

「那麼，你為什麼留給隆一個人去對付他？」艾蜜驚懼地問。

「隆是要幫我們爭取時間，想出解決希爾達的方法。」比爾閉上雙眼，盡力回想起曾學過的所有魔法與知識。「隆自己也知道他獲勝的機會太渺茫，我們不能讓他白白犧牲。為了他，也為了仍生死未卜的小安。」

「安...」艾蜜的眼淚又涌上眼眶，幾乎落下，「他還有生存的希望嗎？」

「我相信一定有方法把他救回來。」比爾堅定地說，「但是我們必須先擊退所有的敵人。如果我們找不到救小安回來的辦法，我相信侏儒族多少也能幫我們的忙。」

「好。」艾蜜拭去眼中欲滴的淚珠，堅強起來。

「我想到了！還記得在廢棄礦坑中你和隆遇襲的時候嗎？那時安給了我一個魔法卷軸，要我在危急的時候使用。在這裡，我想這也許會有點幫助。」艾蜜從行囊中拿出一個魔法卷軸，交給比爾。

「對了！我需要的就是這個！」比爾連忙打開卷軸，用很快的速度瀏覽過一次。「這個...這是個很強的火焰魔法，嗯，只要用一點魔法力把它丟出去，就可以產生相當強烈的火焰魔法。我想，我可以再加上我自己的火焰魔法，這樣就可以營造出更強的火焰...艾蜜！我想我找到打倒希爾達的辦法了。」

艾蜜與比爾交換了一個希望的眼神。

火焰魔法卷軸

血。

隆帶着一灘血，摔向艾蜜的腳邊，就在艾蜜與比爾商量着下一波突擊的細節時。一聲尖叫之後，艾蜜沒有遲疑地蹲下身去，治療魔法的光芒立刻就籠罩在隆身上。比爾馬上上前一步，站到伙伴的前面，接下守衛以及下一波攻擊的任務。

「怎麼樣？我已經解決一個了，剩下你們兩個人，是要乖乖束手就範，還是想再做無謂的抵抗？」希爾達一面在披風上擦拭着劍上的血跡，一邊挑釁地說。

「隆還好，皮肉之傷而已，沒有傷到要害。我會守住他，你盡力去做。」艾蜜沒有理會希爾達，在檢視過隆的傷勢之後，立即要比爾放心，全力戰鬥。

「你們還想抵抗啊？」希爾達噱張地笑着，「不要笑死我了，你這個二流魔法师，還能有什麼招式傷得了我？迷霧之島上，要不是仗着有迷霧之島精靈幫你撐出來的氣勢，用的是他們的力量，要不然憑你的火焰魔法，也只有幫我烘烘披風的份而已。趕快閃開，我已經放你伙伴一馬了，只要你們乖乖閃開，不要妨礙我的大事，說不定我心情好，會饒你們不死。」

「你取笑我的火焰魔法？」

比爾腦中閃過一個念頭，想緊緊地抓住希爾達狂妄輕敵的這個機會，「那你敢不敢打個賭？如果你能空手不抵禦地接下我的火焰魔法，那我們就不再無謂的抵抗，乖乖讓路出來。如果你接不下來，表示我們還有贏的希望，那就不要怪我們即使犧牲性命，都要盡全力阻擋你。」

「那有什麼差別嗎？」希爾達還是一貫的狂妄，「好，我接下這個挑戰，只要你能說到做到。反正無論如果你們都會輸的，擋住一個火焰魔法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麻煩。不過，你未免太天真了，你應該也知道，同樣的火焰魔法，在恩利斯手上用出來，和從你手上用出來，威力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。」

「廢話少說，你準備接招了！」比爾怕希爾達反悔，趁希爾達攤開雙手

不做防御的时候，一个全力的火焰魔法就往希尔达席卷过去。

「如果你的火焰只有这种程度而已，那位小姐可以把受伤的战士抱开，让条路出来了。」

当比尔全力的火焰魔法罩住希尔达的时候，比尔的脸上曾露出短暂的放松，但是火焰中传来希尔达的声音，才让比尔了解到事情并没有想像中的顺利。

希尔达所穿的衣服，竟然是防火的材质...

「话不要说太早了，看我第二波的火焰咒语！」在明知已经没有退路的情况下，比尔鼓起全身的魔法力，灌注到魔法卷轴上，将全部的力气赌在这一击上。「我很想看看，这个火焰魔法你还吃得吃不下来！」

魔法卷轴在比尔的催动下，化成一团致密异常的火球，往火焰已经逐渐消退的希尔达身上再度席卷过去。整个景象，彷彿又是迷雾之岛上的事情重演，希尔达也试图躲开这团火焰，但是火球依然不留情地将他整个人包在其中。希尔达身上的防火披风很明显地为了这个情况而设计，但是这个努力却没有成功。当希尔达的衣服开始着火燃烧的时候，比尔彷彿看见希尔达的眼中露出熟悉的恐慌。希尔达凄厉的尖叫，就在比尔与艾蜜的面面相觑中回汤在洞窟之中。

「我...我不知道这个卷轴的力量如此惊人...」在一阵沈默之後，比尔喃喃地开了口。

「几乎和迷雾之岛精灵的力量不相上下...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办到了！」艾蜜从失神中回复过来，脸上露出短暂的笑容。「安！我们还有安要照料！快！」艾蜜一边放下伤势已经稳定的隆，一边凝聚魔法力以进行更重要的治疗。

「等一下！」比尔忽然将艾蜜扑倒在地，「危险！」

「怎麽了？」艾蜜惊慌地问。比尔没有回答他，只是一股力量在艾蜜本来要前往的路上，在地面上留下深深的刀痕。

复活

「看来，恩利斯连选弟子的眼光，都比我来得好。」一个苍老的声音回汤在洞窟中。

「迈西斯？」艾蜜惶恐地喃喃说，「不可能，迈西斯已经是个垂垂老朽，怎麽可能...」

「艾蜜！」比尔用力摇着艾蜜的肩膀，「去帮隆站起来，快！我们没有时间浪费！」说完，比尔奋力跳到迈西斯的面前，挡住迈西斯可能攻击的所有方位。

「你知道吗？我几乎舍不得杀你了。」迈西斯微笑地轻摇着头，「你们叁个人，真的是叁十年来我遇到最好的搭档之一，绝对不逊於当年我和恩利斯、凯撒琳他们的搭档；假以时日，如果又有恩利斯的调教，成就应该可以比拟我们当年。尤其是你，这个年轻的魔法师，我记得在迷雾之岛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还是个畏畏缩缩的小盗贼，但是现在，即使能力还没有达到水准，但是整个气势都已经出来了。」只是，很可惜的，你们却和我站到不同边。」迈西斯缓缓举起手上的武器，发出叹息的声音。「我给你们最後的机曾，成为我的手下吧！尤其那位战士，本来不就想成为我的传人吗？现在，那个不成材的希尔达一再输在你们手上，也许你们比他更有资格成为我的传人。」

「不必了！」比尔斜眼看到隆在艾蜜的搀扶下缓缓地站起，知道自己还

要再拖一点时间，让隆恢复战斗的能力。「如果当你的传人就是变成希尔达这种窝囊样，那我还宁愿选择小安，安布劳希，也就是你所说的恩利斯。」

「我只是不懂，你为什麼要做这样的事？我一直以为，你和小安一样，一辈子都是站在正义的这边。而你，传说中最伟大的战士迈西斯，竟然勾结了冥灵族，指使自己的手下将躯体卖给冥灵族，企图夺走生命之石？」比尔越讲越激动，忍不住紧紧握住迷雾之杖，咬牙切齿。

「果然是年轻人的想法。」迈西斯没有生气，只是仰起头，好似回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。「我年轻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想法，觉得这辈子应该就是献身给正义了，一辈子到死都会为捍卫正义而战。可是你也会老，等到你老的时候，你还会这样想吗？」

「即使我老到无法动弹，我还是会这样想。至死不渝。」隆的声音加入了这场对话。

「等你要死的时候再说吧！」迈西斯的眼神，忽然变得冷酷无情。「当我渐渐老去，自己的身体被岁月慢慢吞噬，而死神已在门口徘徊，年轻时的丰功伟业，就更鲜明地在眼前不断浮现。我不甘心，不甘心自己的生命到这里就要划下句点。废话不要多说，你们最好赶快让开，只要我拿到生命之石，我的生命就可以生生世世地延续下去，而且永保年轻。到时候，我想我会饶你们不死，让你们成为我的手下，甚至我的传人的。」

「不可能！」比尔举起迷雾之杖，让魔法凝聚在杖头水晶上。「我们不可能让你过去！只要我们还能战斗，还站得起来，你就永远不要想染指生命之石。」

「傻瓜，你以为你挡得住我？不要让对希尔达的胜利冲昏了头了。我和那个不成材的孩子，可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。即是对二只没有多少力气的小老鼠，我也会全力以赴的。」迈西斯不屑的语气，像个无形的巨人，紧紧压在比尔的身上。

「不要太嚣张了！」比尔让魔法凝聚成一个魔法球，迎面住迈西斯扑过去。隆也在同一时间展开攻击，但是迈西斯举起手上的剑，轻轻拨掉比尔的魔法攻击，并且同时对隆击出威力强大的一击。隆尚未完全复元的身体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向外飞去，艾蜜连忙跑过去想要接住隆的躯体。比尔也没有闲着，下一个魔法在最短时间内，就向迈西斯招呼过去。

但是，胜负在一瞬间就已经决定。艾蜜不但没有接住隆，反而让冲击力将她和隆重重地撞昏在洞窟墙上。比尔的魔法只是加速他的溃败而已，迈西斯轻轻一击，就让比尔到自己魔法反弹回来的威力。

叁个人，在极短的时间内，就全倒在地上，失去了反击的能力，只能无助地看着迈西斯，缓缓将武器回鞘，往生命之石的方向走去。

「等一下！」比尔在地上挣扎地说，「不要忘了，小安叁十年前为生命之石下的结界封印，你是不可能破解得了的！」

「你太小看我了。」迈西斯轻蔑地笑着。「如果我连这点都没考虑到，我凭什麼拿生命之石？我本来是要让冥灵族来帮我开路的，但是竟然恩利斯自己跑来送死，那我就决定采用更轻松一点的方法。不要忘了，叁十年前我可是看着恩利斯建立这个结界的，只要施术人身亡，这个结界的威力就会减弱，我就可以用我的方式来破解。」实在是很讽刺的，我用来杀恩利斯的杀龙箭，是叁十年前凯萨琳交给我，要来解决闇黑龙王的。结果，我却用来杀凯萨琳最心爱的人。」迈西斯得意地笑着。「凯萨琳如果知道，她用尽一切魔法琢磨

出来的杀龙箭，也是唯一能彻底瓦解她施在恩利斯身上的终极治疗魔法，她在坟墓中都会不安地翻个身的。哈！哈！」

「而现在，我要去拿生命之石了。各位，就等着看年轻而且长生不死的我再度回到你们面前吧。」迈西斯一步步踏进原属于结界的甬道中。

「来不及了...难道我们真的无能为力了？」比尔的眼中透露出无奈的悲哀，往艾蜜与隆的方向望去。叁个人对望之後，都低下头，闭上眼睛，谁也没有

勇气继续看着事情这样的发生。

「怎麽...怎麽回事？」迈西斯惊慌的声音让比尔又张开了眼睛。当比尔看到迈西斯的脚步冻结在甬道内不远处的时候，他真的也不知道所以然。

也许这真的是奇迹吧！叁个人交换着惊讶的目光，却也在好奇，到底什麽让迈西斯停下了脚步。

「迈西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设下结界的人没有死，你的破解方法还会不会有效？」

我静静地站了起来，对脸色大变的迈西斯说。

「你没有死？不可能的...杀龙箭的力量...」迈西斯真的是慌了。

「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。」

我只是缓缓地展开我的脚步，往迈西斯走过去。

冬季最後一个黄昏

「我不懂...」，迈西斯苍老的声音，透露出不知如何是好的恐慌。

「我想，你唯一算计错的，大概就是用杀龙箭来杀我吧。」

我缓缓地将一个字一个字吐出。「用凯萨琳的攻击魔法来杀凯萨琳防御魔法保护的人，也许只有像你这样的人，才想得这种残酷的主意。但是，不要忘了，凯萨琳是个心地多麽仁慈的人，她在用出每个魔法之前，都把每件事考量好了。杀龙箭，没错，也许对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，但是如果你用任何其他的箭，在我已经变得这麽虚弱的时候，来插进我的心口，也许我现在就不会活在你面前了。」

「杀龙箭和凯萨琳的魔法起了共鸣，在刺进我心口之前停住了。」我猛烈咳了几声。毕竟我的躯体原本已经很虚弱了，再加上一支插进我胸口的箭，即使没有伤到心脏，也对我的肺起了很大的损伤。「所以，很抱歉，我活下来了，而且将和生命之石的精灵联手，用这个结界的力量了结你。」

「你...」迈西斯几十年的岁月毕竟不是白过的，很快就镇定了下来。「我想，我根本不必担心你了。不要以为我没看到，即使你没有死在我的杀龙箭上，但是在凯萨琳的魔法已离你而去、你又如此重伤的情况下，我只要站在这里多等一下，说不定你就要死在我面前了。不要笑死人了，随便一个二岁小孩，也可以看出你体内，已经完全没有力量了。」

「安...」艾蜜不顾自己的伤势，挣扎地想要靠近我，给我一个治疗魔法。

「艾蜜，没有用的。」

我转过头去，温柔地对她说：「我早说过了，当凯萨琳的魔法离我而去，我会坦然地面对死亡。更何况，我现在的伤，已经不是治疗魔法可以回復得了的了。」

「迈西斯，我想我这次真的结结实实地输在你手上了。我希望，我能用最後的力量，来挽回一切的颓势。」我的脸上一定露出了相当的疲惫，因为我看到迈西斯的表情越来越笃定，也越来越得意。

「恩利斯啊恩利斯，你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我主导的了吧？」迈西斯得意地说，「想到你一直让我玩弄在手掌心，真的让我做梦也会笑出来。」

「我不得不承认，直到杀龙箭出现之前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是你。」我缓缓地回答。我当然知道他想要拖延时间，等我自己不支倒下。但是，我会让他得逞，说完所有的话。因为，我想要让比尔她们知道，人的诡计可以用到这种地步，让他们知道迈西斯一切阴谋，对于他们日后面对其他的阴谋，会有极高的价值。

「我想，我终于了解你办比武大会真正的含意。不是为了年老想找传人，你早就选定自己的儿子希尔达了。你的真正含意，是要找到一群力量不差的人，让冥灵族去附身。没想到我的突然出现，和迷雾之岛精灵的反扑，让你坏了一切的计画，后来还是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手下，来供给冥灵族所需的躯壳。」我缓缓，一字一字地说。希望比尔他们都能注意聆听，永远地记下来，再也不要上类似的当。

「你果然还是一样地睿智，虽然知道地晚了一点。」迈西斯露着笑容，得意地说：「没错！当你突然跑来我的城堡时，我还真的吓了一跳，而后来迷雾之岛精灵的反应，的确都让我有点措手不及。不过换个角度想，你的出现可以让我在破解这个结界上，省下不少事。而且，要不是你，侏儒们也不会集中起来让我们一网打尽，光解决他们不断的突袭，就够我们伤脑筋的了。」

「那我也了解到，在迷雾之岛上，以及在废弃矿坑中，精灵为什麼要用这么大的力量，来封闭其他人的进入。尤其在迷雾之岛上，我一直不知道精灵们的反应从何而来，现在我知道了。你的野心使它们决定驱逐你。」我缓缓地地点头。

「而之後所有对我的设计，也的确只有这麼了解我的你，才做得到的。而我也真的被你所假装出来的老态龙钟，唬得一愣一愣的。」

「是的，而你一点也没有防备地落入我的陷阱之中，一步一步。」迈西斯打量着我摇摇晃晃的状况，知道他不必再说太多的话了。

「你还有什麼问题，就赶快问吧！我会让你在死前把所有的事弄清楚，死得瞑目一点。这个，就算多年搭档所特地保留给你的优待吧！」

「是吗？那我也许该感谢你了。」我突然感觉到眼前一黑，死神，似乎慢慢地带走我的感觉，从视觉开始...「我想知道，你为什麼要这麼做？叁十年前你能坦然面对死亡，叁十年後为什麼就不行了？」

「你不会懂的。」迈西斯接触到这个话题，忽然激动了起来，「你有凯萨琳的魔法护身，你不会老，即使要死的时候，也是带着一具年轻的躯体结束生命。而我呢？你要不要 年老的滋味？」

「每天起床，对着镜子，看到自己的眼角又多了一条皱纹，头发又白了一根，感觉到自己的力气又衰老了一分。而身边的人，尤其是自己儿子逐渐的成长，更提醒自己年华的逝去。是的，叁十年前我还年轻，叁十年前我曾有过辉煌过去，但是这些都只有加深我逐渐老化中的无奈。我可以在面对黑龙王的时候不畏恐惧地与其纠缠，我可以选择在战斗中英勇地死去，但是我无法面对岁月一天一天、一年一年地带走我的生命，尤其，我是个人人景仰的传奇人物，我是传说中最伟大的战士之一：迈西斯啊！」

「我不甘心！」迈西斯用力地捶向身旁的墙壁，一些石头稀稀落落地滚落一地。「我不甘心让死神这样慢慢带走我的生命，我的一切。所以，我开

始计画，开始计画从生命之石的力量，来夺取永恒的生命，以及永恒的年轻。我要永远活着，年轻地活着，永远年轻地活在传奇之中，你懂吗？就像你一样！可是我没有凯萨琳的牺牲魔法保护，我只能靠自己想办法，所以，我一定要拿到生命之石！即使牺牲所有的手下，以及自己的儿子，我都在所不惜。只有永恒的青春，以後我想要有再多的手下、甚至再多的子嗣，都不是难事！」

「迈西斯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」我呆住片刻後，痛心地说：「你已经不是叁十年前我认识的迈西斯，更不是传说中伟大的战士迈西斯了。你只是一个被声名、权力、以及欲望所占据的贪婪凡人而已。即便你拥有了永恒的生命，你再也不是那个令人景仰的迈西斯，永远不是了！」

「这有何差别吗？」迈西斯眯着眼睛，等待死神降临在我身上。「你马上就要死了，我相信你比我更清楚。而你这叁个弟子，只要我都灭了口，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是个怎麽样的人。」

「『冥灵族侵入了生命之石室，我和恩利斯联手想阻止它们，但是事与愿违，恩利斯和我的儿子希尔达不幸战死，而生命之石也被冥灵族带到地底深处，再也不见天日。』这就是今天之後将会流传的故事，我还是传说中的英雄，而传说中的英雄都是不会老、也不会死的，不是吗？谁又会知道生命之石在我手上，而我用了它的力量？」迈西斯得意地说。

「不要告诉我，你会阻止我。你没有力量了，不要想虚张声势骗我，没有用的。」

「没错，我没有力量可以阻止你了，甚至连呼喊生命之石精灵的力量都没有了。」我举起几乎动不了的双脚，仍然亦步亦趋地，靠着最後的意志力走向迈西斯声音传来的方向。

「但是我还有最後的能源——生命，以及一个好弟子——比尔。」

「比尔，站起来！这是我要教你的最後一件事了。」我让身上的魔法斗篷缓缓滑落，以及魔法背袋以及所有的东西。

「这些东西，就留给你了。好好保管，这可是传说中的魔法师恩利斯的最後遗物。」

「不！小安！你不能死！」

比尔和艾蜜几乎是同时地喊了出来。

「比尔，站起来，举起你的双手，呼应生命之石精灵的呼唤。」我没有理会他们的哀求，专心地吐出我生命中最後的几句话。「你，将完成的，是生命之石新的结界。看到甬道旁的大石没有？用魔法去移动它，封闭整个甬道，把我和迈西斯两个人封在里面。当生命之石精灵占据你的躯体，与你的魔法力相融合来施行这个结界咒语的时候，我也会在甬道中，用我的生命，配合着你们的。」

「不！不...恩利斯，你不能这麽做！」迈西斯拼命想要移动动弹不得的躯体，将我打倒在地。

「迈西斯，这不是你要的吗？」我叹了口气，走进甬道中，越走越里面。

「当结界产生之後，里面的时间就会停止了，永远地停止。而你，也可以得到你梦寐以求的长生不死了。」

「好，小安，我会完成这个结界，但是你等着，等我达到像你一样的力量，甚至比你更强的时候，我会回来解救冻结在时间中的你。我一定会找到方法的。」比尔扶着迷雾之杖站起的同时，已经缓缓让魔法与生命之石精灵

共鸣。

他坚决地对我讲出这样的承诺，我觉得，他似乎同时也在对艾蜜承诺着，不会让我的生命就此了结。而在一旁的艾蜜，早已经泣不成声了。

「我相信你会的，比尔。」我背对着比尔，给了他我最後的信任。「很抱歉我不能在你身边继续指导你，但是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魔法师的。隆，也希望你能信守答应我的承诺，好好照顾他们两个人。」

「我会的。」隆的眼中，也落下从未见过的泪水。「我会的，尽管比尔似乎已经不再需要我的照顾，他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坚强的魔法师了。」

「那，我就可以放心了。」我感觉到死神已在我身边徘徊，我想，是时候了。「动手吧！比尔！」

「好！」比尔闭上双眼，让魔法的空气，弥漫到整个洞窟中。「生命之石的精灵，请听从我的呼唤...」

生命之石甬道口的大石，在迈西斯大声的抗议吼叫之下，无声无息地封住。

而一直在自动记载我生命中所有历程的魔法日记，也在此划下了句点。我生命中，所记载的最後一件事，就是在这个最後的冬季，在这个应该是黄昏的时刻，我用最後的生命力，完成最後一个魔法。人生何所求？我想，拥有不平凡一生，以及一个绝佳弟子的我，已经不虚此行了。

[全文完]

